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八年十月第一百六十八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2018

168

●散文詩專頁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

●德詩中譯

目錄

No.168

目　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徐鄉愁　練習為人民服務　三首　3
陳聯松　逝者如斯　3
楊于軍　鄉愁，是一只……　4
葉在飛　討論、清醒夢　4
李小波　向日葵、哈達村　4
北　塔　在逼仄的內部上升　5
林忠成　率領一群水珠暴動　二首　5
向　明　鳥的葬禮、噴霧朦朧　6
李立柏　問與答　6
高　岸　黃昏　6
嚴　力　時代股市、道具、愛　7
銀　髮　我家的鬱金香　7
張小雲　街頭修習佈施　三首　7
瓦　蘭　詩六首　8
盧　邁　樂之一　8
于　中　截句兩首　8
世　賓　這個人　三首　9
冬　夢　綠色年代　二首　9
彭國全　放不下、賭鬼　9
桑　克　晦澀的雪、走前喚醒我　10
陽　光　貓頭鷹　10
殷　剛　障礙、印象黃鶴樓　10
章治萍　鳥影，或者一個人走過　二首　11
圖　雅　撒旦自述　四首　11
謝　勳　十字路口的賣花女　11
遠　方　雲端、午後　12
俞昌雄　細雨中的田野　二首　12
高潤清　漂移的國殤日　12
李國七　時間　13
陳葆珍　紀念911十七周年　13
吳懷楚　寫給T.C的《七夕》　13
馮　晏　四月的祭奠　18
金子言　詩人的內褲、曬太陽　18
水　央　人到初秋、珍貴　18
達　文　南華村　三首　19
李　斐　尋覓唐人街道德的高台　19
迪爾海波　遠方　19
徐澄泉　玲瓏主義　20
屋　檐　清晨　20
胡　平　我請求、麻雀　21
張芳學　秋思、河的石頭　21
康湘民　暮色、春雷　21
十　鼓　漂泊、老街的磚雕　22
黃文江　來自心底的微光　22
楊汝海　月亮、秋景、斷章　22
長　篙　爸爸、com　23
歐陽學謙　偷偷　23
陳威宏　明瞭、The Other Shore　23
秉　周　夜雨、疼痛　24
雙　一　四十歲開始寫詩　二首　24
童　戈　你是一隻春天的小鳥　24
項美靜　荒原月光　三首　25
阡　陌　小溪的盡頭　二首　25
楊　玲　印象胡志明市　三首　25
澹　澹　湄南河、中秋節　25
馬晨洋　故人、他將風灌入　26
徐夢陽　凱旋門、協和廣場　26
蔡可風　光柱　26
老　哈　行囊　二首　27
田　園　裂變　27
閆明秀　看見、風、感悟　27
魏鵬展　彎曲了的戒指　二首　28
童　童　愚蠢、抑鬱、境遇　28
婉　冰　尼亞加拉大瀑布　28

散文詩專頁

秀　陶　／　方壯霆　14
秋　原　／　張玉泉　15
鄭建青　／　馬　忠　／　袁國奇　16
陳銘華　／　姜利曉　／　夏　天　17

譯詩

張　耳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⑥　29
岩　子　德詩中譯　30

評介

陳殿興　普希金的晚年悲劇（下）　30
向　明　我寧為我　33
劉耀中　薩特與謝奈　34

詩　訊　封底裡
封　面　綠島◎陳長青

顧問：

非　馬（芝加哥）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　州）
葉維廉（加　州）
楊　牧（台　灣）
張　錯（洛杉磯）
羅　青（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　夢（香　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蔡克霖（南　京）
資中華（廣　東）
謝　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　灣）
余問耕（越　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　佛）
陳聯松（北　加）

■徐鄉愁

練習為人民服務

微人民服務
違人民服務
偽人民服務
未人民服務

微，違，偽，未
不是微小的微
違反的違
偽裝的偽
未曾的未
它們都是全心全意地
為人民服務的為

換頭術

如果把華盛頓的頭
跟毛澤東的頭
隔空置換一下
兩個偉人的名字
經過意識形態的縫合
一個叫毛盛頓
另一個就叫華澤東
從此，英明的一國兩制
變成了一人兩制
也就是說毛盛頓那邊
想的是社會主義
幹的卻是資本主義
而華澤東這邊反過來
講的是普世價值
搞的卻是階級鬥爭
於是併發症來了
遇到抗美援朝怎麼辦
中美還斷不斷交
我們該熱愛哪個偉大領袖
那些反美鬥士
瞬間變成了反華勢力
而那些反華勢力
其實就是反他們自己

走咱們坐牢去

我實在是
活得有些不耐煩了
好想堂堂正正地
坐一回牢
好想明明白白地
被人民法院
剝奪政治權利
最好終身

於是我故意去
踐踏農民的莊稼
求他們
把我告到官府
可這年頭
糧食值不了幾個錢
悲苦的農民
理都不理我

接著我又去
砸商店的櫥窗
你使勁砸吧
開發商興奮地說
反正本店是
拆遷單位
我們正愁找不到
強拆的人手

最後我只有去搶
警察的錢包
好讓警察同志
直接來抓我
我真的活得不耐煩了
結果警察被嚇得
拔根蔥就跑
我在後面追

看來我這輩子
是沒有機會坐牢了
那我就去睡牢
一頭睡到牢房的外面
讓牢房
反過來坐我
並把自己
大義凜然地坐穿

■陳聯松

逝者如斯

逝

走得快的未必最先抵達
留下來的也許終不達彼岸

山高積雪　雪不過陽光的溫暖
深谷藏風　風不乾細水長流

你遲來或早到
礙不住花開的腳步

者

此者非彼者
彼者非他者

他者裡有我的影子
影子恍恍於眾者之間

如

女人如水
男人如泥

你如我
我如枯草上的露珠

斯

一滴水落下的時間
不夠一聲嘆息

一聲嘆息的時間
不夠我回望你

逝者如斯如仲夏
如昨夜如星辰

12/9/2017@三打玫瑰

■楊于軍

鄉愁，是一只打開了二十九年的行李箱

鄉愁
是一只打開了二十九年的行李箱
每個秋天
都放進一枚果實
木瓜，荔枝
蓮霧，百香果
……
二十九年
融化的冰雕
飄散的楊花
都像消散的記憶
無法聚合
沒有和家人一起過春節
沒有見過哈爾濱的雪

二十九年
我在的國度
春天也會落葉
冬天也穿短袖
四季都要帶雨傘出門

二十九年
養成了我多雨的心
最初
因為熱度加快跳動七十，八十
它漸漸吸收了南方的草汁，花露
現在
將近四十度
只跳六十下

二十九年
打開的行李箱
椰棗感染了藍莓的氣息
楊桃的星形烙印在荷葉上

■葉在飛

討　論

我們在畫展上討論一幅畫
畫中兩個人也是討論著
或許正在討論我們

清醒夢

今回
我清晰知道
自己正在夢中
身邊躺著的是女神
她正全裸著
等我

真是天大的恩賜

緊要關頭
我卻被叫醒了
氣死了
正想罵人
卻見身邊躺著的
是另一個
女神

2018 年寄自香港

……
某天回歸
故鄉
我能帶給你什麼
我不知道
可我確信
你會用冬天溫和的陽光照拂
把我變回那個愛哭的少年
只需要一場雪

2018.8.5

■李小波

向日葵

時間和晚鐘埋葬了白天
烏雲卷走了太陽
向日葵會轉向我們嗎
——T·S 艾略特《焚毀的諾頓》

天空一片湛藍，陽光如此廣袤
大片金黃的向日葵，鋪展於澄淨的大地
時間和晚鐘靜止，烏雲消遁於遠方
凡俗的生活，如此近的溫暖我心裡

黑夜總會過去，陰霾注定被吹散
那些金黃的光亮，總不經意撥動你我心房
請作別暗夜裡的回憶，一切將重新啟程
韶華漸遠，歲月的邊緣是淡淡的暈光

此生的幸福，請別拜托與虛無
請別，矚目向日葵身下的暗影
你所見消失的光陰，都已蜿蜒北上
它們化成璀璨星空，照亮每一條前行的路

哈達村

天空低垂，白雲靜靜地
附下身子，綿密地體貼著這裡的生活
在哈達村，我總是傾心於這些安靜的事物
一陣風被另一陣風收容，一片雲被另
一片雲覆蓋

在哈達村，下午的光陰總是如此寧靜
幾個賣西瓜的漢子，守著三輪車一言不發
一個殘疾人，反復揀拾著一堆腐爛的桃子
不遠處的地鐵口，一個背包的孩子踽踽獨行

在哈達村，光陰時不時落下鐵鏽
一個百無聊賴的青年，蹲在街角
目光，仰望著九十度的天空
無聲地數著，嘴裡一縷縷吐出的煙圈

2017.8.9 於哈爾濱

■北塔

在逼仄的內部上升

——羅馬尼亞組詩

1. 街頭蘋果雕像

在館裡，安享恆溫恆濕
你收到的永遠是目光，各種目光

一旦被放逐到街頭
你得重新把枝頭的暴風雪承受

彌天大雪企圖
遮蔽你、壓垮你、桎梏你
但那銀色的鎖鏈變得過分沉重時
每每會自動脫落

哪怕被黑夜滲透
你的心也可以甜得像
燈光

2017. 1. 16 晨於蘋果城比斯特里察

2. 雪夜

當我抵達陌生
白天已經被雪下完
在被陰影碾碎的過程中
漸漸變黑
又被黑暗搏成板結的一大塊

我的國度已進入睡眠
我還有多少時間
用來在比斯特裡察的街頭，尋找
白雪公主遺落的頭發
像無數的孤兒
蜷縮在一個個沒有月色的角落

我的眼睛火光衝天
但我害怕，在我發現雪的孤兒後
他們會消失得影跡無蹤

3. 被廢棄的教堂

一件神聖的袍子
終於被酒吧街拋棄
不是因為破
甚至不是因為舊
而是因為被一場世俗的火
燒了一個洞

東征歸來的騎士
把馬背上的一面面旗幟
取下來，插到它的心頭
炫耀手藝的勝利

它透風的胸懷裡
還有足夠的空間
供我們塗抹
以看到自己的影像
供我們歌唱
以聽到自己的回聲

在它逼仄的內部
我們依然可以上升
站在它的肩膀上
我們依然可以俯瞰
市井，甚至周遭的群山

那在石碑上斜躺著的
是被文化凍僵了的福音
像一條冬眠的巨蟒

4. 羅馬尼亞之星

煙頭上的天黑了
歌舞離的天空卻是藍的
藍色的眼睛並不因為要告別大地
而變得更加憂郁
那些憂郁的民歌挖空了我的前路
正如狗吠掏走了我的村莊
炊煙擄掠了我的故鄉
今夜，我將在你的注視下
繞著你的影子小跑
直到我把冰跑冷，把雪跑白
把愛情的吸血鬼趕出自閉的棺材

我將像一張剛剛被褪下的蛇皮
在你的光芒照射下漸漸暗淡
我將像一片偶然漂移到你身邊的雲
被你袖子裡的光柱撞傷了軟肋

■林忠成

率領一群水珠暴動

被驢踢過　被蛇咬過
在鐵軌上曬皮被火車撞過
與人偷情被三樓扔下
回唐朝編竹筐

一個男人砍掉一半天空
屋頂往下漏大米
刀掉在河裡就是水的骨頭
被驢子踢得咣咣響的大腦
被天津一個匠人理光
全國人的腦殼都被驢子踢了
選擇在七月九日埋掉祖先

率領一群水珠暴動
綠色兵器庫貯滿淚滴
森林會熄滅自己
愛情從小花蛇的細腰開始

把你托付給一場未下完的雨

把一座寺廟托付給一個傷心人
把一片烏雲托付給起義者
把一陣微風托付給炊煙
把一縷晨曦托付給露珠

把正在成長的女兒托付給一塊
未裁完的布　托付給一場未下完的雨
把你托付給我
把我托付給蒼茫人世

把一條道路托付給遠方
把一縷炊煙托付給樹林
把樹林托付給迷途不返的人

把一陣風托付給羽毛
讓羽毛去收藏飛翔
把一個紀念館托付給一支鋼筆
讓鋼筆去回憶空洞的一生

■向明

鳥的葬禮

其實，非常無理
有翅的你卻一直困居籠中
會飛的鳥卻沒葬身天體

不是幾句學舌
就交待得了這群我的關係
在物競天爭的鐵律下
號稱萬能的人
竟無能阻止和你爭食的
那群更弱小的
不知有何仇恨的螞蟻

家裡養的兩隻小鸚鵡突於昨晨發現暴斃一隻，牠们的食物總被成群細小的螞蟻所包圍，我們把鳥籠吊掛空中，螞蟻也能找了上去。大家都要生存唄！誰能比誰更必要存在呢？我们真無能為力。

2018/8/8

噴霧朦朧

你若問我
葫蘆瓶子裡都是些什麼？
我會說有很多文字的恐龍
大概應是屬於白堊紀的
都悶在簡筆書法裡
再也不能張牙舞爪的巨吼
連囂張的記憶都已失靈

再看到眾多 AI 的胚胎
打著手語
傍壁呼叫要作未來主人
誇言可將植物人復活過來
只要找到可能的縫隙和漏洞
還原成一個個
倒立揮手的精靈

當然
都隔著一層猛參也不透了的
噴霧朦朧

2018/8/12

■李立柏

問與答

時間的列車　搖搖晃晃
看著　講台前
安靜　守規矩的班級
認真書寫著
期末考卷

低著頭的學生
默契十足　不約而同
抬起頭看著我
完成考試的同學
繳完考卷請離開教室

教室漸漸空蕩了起來
講台前淡藍色的桌椅
安安靜靜　列隊排行
等待　兩三位繼續振筆疾書
還在寫考卷的同學

看著　講台前的桌椅
靜默無言的井然之美
教室後方的牆壁
海報殘膠的痕跡
斑駁　殘缺的美麗

冬日午後的陽光　投映
金色溫暖的詢問
海報殘膠油漆消退的牆面
三幅　即興創作
信手拈來　令人眼睛一亮

慢慢站了起來
遺忘　兩三位還在寫考卷的同學
不自覺拿起手機
牆面　斑駁殘缺的美麗
嘗試　捕捉陽光　即興創意

回到講台前
陽光集中火力　牆面
又一幅光影絕美　即席巨作
張大眼睛　往後方前進

■高岸

黃　昏

所有到達這裡的青草開始放慢腳步
回頭
在草叢中尋找熟悉的面孔
讓自己進入回憶之潮
回到青年　少年　童年
他們不再計較過去的親疏　隔閡
與恩怨
彷彿只剩下思念
像海潮一樣湧來
彷彿一切不愉快都已化為雲煙
他們只珍惜——
在茫茫人海中曾經相遇
在短暫的人生中曾經一起行走
他們仔細回憶過去的每一個細節
對方的乳名　長什麼模樣
住在哪個村莊　哪條街道　幾號
在學校是否頑皮　課桌在什麼位置
性格是羞澀還是開朗
他們不再扭扭捏捏　敞開心扉
吐露曾經藏在心中的秘密
彷彿過去的一切都成了珍貴文物
彷彿過去是一座價值連城的金礦
無比廣大而又稀缺!
每一個角落都要挖盡
像久別重逢的親人　勝似親人
緊緊握住對方的手
在進入黑暗前
抓住夕光中最後的一瞬!

2018 年 4 月 18 日多倫多

後門走進來一位焦急學生

學生問剛剛考卷的問題
看著學生　眼睛再轉向陽光
學生問他不是很確定剛剛該答
過去式或進行式
眼睛再轉回牆面
一片戛然而止的靜默

2018.03.15 寄自台南

■嚴力

時代股市

作為掙扎在地球股市中的人
我承受了大國優先掛牌
甚至人體指數的幾次重組上市
儘管我知道在所有的股價裡
依然是原始股的日常比較親民
可我必須要打消疑慮
因為民族品行有著股息分紅的優先
至於窗前明月光
則有不同相思的稅收標準
而指數下跌後的地上霜
則有不同政治形勢的冷暖感受
儘管這些信息
早已積澱在故鄉的體內
但問題是廣場上那串不落的吊燈
在低頭和抬頭時都取代了明月時
新聞聯播與個人理想的兌換率
就沒有了逢低買入鄉思的機率

2018.3.

道　具

我度過了
很多被情感列為幸福的日子
但我只記住了
某段播放著某首樂曲的私密場合
當這段樂曲再次被聽到
記憶就從多年昏睡中驚醒
而另一個在場的人
也許早就放棄了
關於此情的任何追憶線索
所以
儘管我不是唯一的道具
但我不敢說還存在著
能調出幸福檔案的另一個道具

2018.6.

■銀髮

我家的鬱金香

忘記是誰送的
花期過後
埋葬在前院的一角
然後忘了

去年伸出頭來找我
但逃不過室外的霜雪
未及打個招呼
就枯了

今年似乎變得聰明伶俐
避開了幾場霜雪
不說
居然趕在四月之前為我開了
一朵

尚有一朵
說是留給四月
讓她陪杜鵑花盛開時
湊湊熱鬧

看來沒杜鵑花那麼好運
我家的鬱金香
倒有點
孤芳自賞

2018-04-01 北卡

愛

蹲下去或躺下去
都沒問題
把愛稍稍往上提一點
它就兩腳懸空了
除了不愛
愛的話就不要往上

2017.

■張小雲

街頭修習布施

原先準備的兩盤素食
很快就供養完了
小販明白我希求的眼光
迅速端來三盤子食物
我對她點了個頭
有了這一次交流
眼前的素食變得源源不斷
我便專心致志地
將每一份供養
恭敬地放到
每一位經過的僧人的
缽裡

布施結束之後

能有機會將布施的食物供養到
今晨到布施街來化緣的僧人
直到最後一位
我格外高興
為感恩小販的及時補充
結賬後我送了她五萬老撾元
她高興地接受了
看到她的歡喜我愈加
歡喜

友誼隧道

看到這樣的名稱被掛在隧道口
很明顯這是個友誼關
它應是從猛宋那頭
直通到磨丁口岸的老撾這邊
因為見到這個名稱
我對所聽說的中老高鐵
將在 2021 年開通
也對所說的一帶一路中的
交通設施充滿了期待
這個期待算不算是
他們說的那個
文化自信

2018.2.7 老撾琅勃拉邦

■瓦蘭

詩 六首

上帝又在水上行走七日，他說：光有了，一切就這麼定了。

兩個人

你
和恨你的我

四　月

菜花黃了
唯獨不見你

藍　色

邪惡在門外敲門，黑夜伸出爪子
陌生女人一頭扎進奶酪裡

花　貓

魔鬼在傍晚復活，像獅子一樣吼叫
我們再次成為奴隸，湮滅於荒野

花貓在黑夜中喵了一聲
從高處的骸骨跳下鬆散的家園

春　天

死亡前的死亡環繞城市
我在郊外閑逛，群山在我身後漫遊

悠然的公鵰來到公園
它的背部白色，腹部黑藍色

返　鄉

春天適合遷徙之旅
故鄉是一萬年前留下的遺傳密碼

大麻哈魚在淡水河產卵
它們歷經絕望，史詩般地洄游到誕生地

■盧邁

樂 之一

琴弦上
四指如起飛的羽翼
奮起搏擊
受傷後
又沉重的跌落
再固執地掙扎起

注入的是一腔熱情
　溢出的是一縷淒傷

或許　我不配攀模你
提琴　你纖細的F孔
注不入黃河帶沙的浪音
孟姜的哀號
如荊軻的悲憤

或許　我只配與神農一起
用手用腳去頓拍土地
伴著堯唱起擊壤之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掘井而飲耕田而食

或許　我只配到昆侖山去
採竹為笛造一支洞簫
由空中飛鳴的鳳凰給我音調
然後吹出了
李白的沉醉
李清照的隱憂
和李後主的悲哀

或許　我只配敲起鉦鼓
繞著披甲執盾陣亡的楚卒
和屈原和嬋娟一起
唱起國殤

或許　我只配隨著高漸離擊筑
伴著荊軻的絕唱

■于中

截　句 兩首

風

空穴中哪裡來的
一陣

回音都是同一個
答案

雨

確是疑點重重的
下落

迷失在獨立的人
眼前

7/10/18 寫於休士頓

風瀟瀟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調子從變徵轉為羽調時
我要嚎啕大哭

或許　我只配在嗷嗷鹿鳴的早晨
與曹孟德對洒當歌
為迎接嘉賓賢士
鼓瑟吹笙

或許　我不配與古人為伍
只配作一條牛筋　緊緊地
繃在蒙了蛇皮的二胡上
嘶啞地喊叫
向鋼琴訴說著我的孤單

或許我什麼也不配啊
只配作一只呆滯的木魚
篤篤的聲音伴著呢喃的梵語
與那無盡循環的念珠
以及鐘鼓　大磬　鈸
一起涅槃

■世賓

我未醒來，你依然隱匿

你正盛開，一樹繁花
蜜蜂和風把你縈繞
它們輕點花瓣，來了又去
它們沒有心，怎能希望它們停留

你正盛開，而我還未醒來
我未醒來，你依然隱匿
你的疼痛我未曾知曉
你的美，盛開——而後凋謝

滿天的星光：燦爛、神秘
與我們隔著千萬億光年
在無限地黑暗中。當我們覺悟
睜開眼，卻一閃而過

2015.2.3

光從上面下來

要相信這大地——疼和愛
像肉體一樣盛開，綿綿不絕
要相信光，光從上面下來
從我們體內最柔軟的地方
尊嚴地發放出來

大地盛放著萬物——高處和低處
盛放著綿綿不絕的疼和愛
盛放著黑暗散發出來的光
——光從上面下來，一塵不染

那麼遠，又那麼近
一點點，卻籠罩著世界
光從上面下來，一塵不染
光把大地化成了光源

2015.1.24

■冬夢

秋天甘願為你留下一點紅

夏的世界
所有的寧靜被破壞了
你我同樣選擇離去

我留下一首詩
而秋天
甘願為你留下一點紅

綠色年代

綠色年代
我們的確隨時發現
死亡或重生

正如我跟它此刻的相對
非你說的一指之遙
非我想的一掌之遠

*今日跑步見一枯萎已久的樹幹長出綠色的葉子。

這個人

從樹木取出琴箱，取出萬物的合唱
從一滴水，取出萬物，取出我
而我，是萬物中最破碎的一塊
還未從眾多的碎片中，拓出五官的輪廓
還未從自己的肺部發出過響聲
我還未證實，我已來過，就要消逝
在泥沙俱下的碎片中，我已回不到
一滴水；琴箱回不到樹木
音樂靜止，在眾聲喧嘩之中

2006. 4. 3

■彭國全

放不下

這件事擱在心裡
老是不得安生

挪來放在肺腑
害怕像氣球那樣膨脹得難受不了

抽出來放入腸臟
恐妨牽動得柔腸九曲打出百結

把它推下腳趾吧
未知會不會長成藤蔓裹足不前

賭　鬼

日捱夜捱
老婆捱出皺紋穿起的一貫錢
偷偷地　他拎了出去
在賭檔一碰
叮鈴噹啷
爽、爽、爽　響得
很清脆，令他極大興奮

錢散落　光了
剩下那皺紋
扔回老婆的苦臉上
穿起一串淚珠，幾串
哀嘆

2018 年寄自紐約

■桑克

晦澀的雪

對雪知之甚少。
不是客氣，我用不著和你們這些人客氣。
我只是一個令人生厭的老實人，
心裡寸草不生。
草是野草的草，
心是心靈的心而不是心臟的心。
那麼裡面都有什麼？
千瘡百孔的太湖石，
千瘡百孔的太湖。
興凱湖也許
更加接近冬天的描述，
如同楊樹轉述的曠野，
無枝無葉，
油盡燈枯。
麻雀看見的只是表面，
鐵鍬看見的只是表面，
顯微鏡深刻？
望遠鏡遼闊？
暴風雪無邊無際，
鵝毛雪劈頭蓋臉，
不知盡頭和尾巴四個漢字怎麼寫的小雪，
怎麼看都不像一個大嘴巴小人。
照相機一直迷惑於
或者一直以為
六角型結構意味著什麼——
我又怎會知道？
冬天向來圖省事，
能斃一個算一個。
而柱晶和針晶
彷彿雙眼皮和單眼皮，
將分歧中的階級
推向更遠的邊陲。
在微醺的天空之臂咖啡館裡
住著與蕨類似的
精微之冷。

2016.11.30.21:25

■陽光

貓頭鷹

晝伏夜出天天
單調的日子。風靜日曛
你害怕刺眼的陽光
最宜是月色朦朧
兀立枝椏，你筆直的身子
無意識的四處張望
掩飾夜裡的種種不安

沒有色彩的世界
灰濛濛到處是冷的感覺
肅立的影子，像晚上
默默守著燈塔的人
沒有慾望，沒有未來的企盼
把自己的快樂和不快樂
　　都擱置在
　　光照不到的地方

亙久的孤寂
你輕拍翅膀，聲音
落寞如
剛開始下的雨……

2003 年寫，2018 年 9 月修改

走前喚醒我

走前喚醒我
以及那座遙遠而沉睡的城市
我知道我的性情已不復從前
我們並肩走過的歲月
在晚鐘的蕭索中瀰散玫瑰的香味
讓我像初回故鄉的大雪
將國防公路的寂靜湮沒

噢，我十七歲的小姑娘
我感覺到我的頭髮都白了
而心中的聖地一片血色

1989.12.24.

■殷剛

障　礙

大樹遮住了小草
小草擋住了蟻穴
常春藤纏上了可以依附的軀幹
動物與人交替著覆蓋
我們與花鳥蟲魚互為營養
倖存者在等待召喚
我們遮擋住彼此的光線
爭搶著腳下的方寸之地
許多事物就這樣蒙上了陰影

印象黃鶴樓

沒有誰像黃鶴樓這般命運多舛
七次毀於亂世
也沒有誰能媲美它的倔強
可以一次次驕傲的歸來

黃鶴樓離我很遠
雖然我可以到達它的腳下
卻無法與之對話
它只願在盛唐的語境中吟唱

這是八月的尋訪
近在咫尺卻不敢輕率攀登
生恐驚擾它的清夢
往事節節崩潰

濁浪翻滾，鶴舞虛空
它用五層的高度俯瞰人間
卻勝過慈悲的七級浮屠
端坐，閉目入定

2018 年 8 月寄自上海

■章治萍

鳥影，或者一個人走過

她已經失去了許多。父母和兄弟
姐妹，都在她邁過門檻之時失去稱謂
那些親切的，或者淡漠中染了些親切的稱謂
都穿過白天與黑天的距離，到達
蝴蝶們翻舞的地方，爾後再也沒有同類
感受到同類的幸福，甚至在抵近幸福的空間
埋藏著無所謂，埋藏著所有的無所謂
包括光榮、輝煌、燦爛。或許，還包括
疼痛、凌辱、訣別。包括所有無所謂中
所有的殘缺，那些有效的或者無效的日子
構造了四季的天空，不需要完整、清晰
在失去的許多的完美背後，她飛進飛出
無限地製造無畏，然後靠近著他

——他拾起她失去的稱謂，這點很重要
她成為追逐的偶像——在荷塘的回憶錄裡
她成為追逐的偶像，在周邊潛伏的陽光
甚至，差點為她而群毆。奢侈的抵達
恰恰是真實的逃離，在所有的無所謂中
感受一隻鳥所有的神情，在春天的前夕

鳥影，或者注視的目光

在最初的春光裡，鳥影剝落了冰雪
削瘦了因冬眠而長胖的詞彙。在注視中
他卻依然平靜，沒有使用過多的裝飾
自然顯的平靜，沒有因私慾而變得貪婪
過多的候等，僅僅是淺浮的引子。更多的
那些可稱作斑斕的記載總會對風吟唱，就像
春光掃過冬寒，春風拂過蕭瑟，春花
吸引著目光。就這麼簡單——
她離開枝頭的剎那間，我的心頭抖了一下
為莫須有的傷感，在莫須有的平台之上

叫苦不迭。就像目光失去了一年的懷念

2018 年 8 月寄自江蘇

■圖雅

撒旦自述

我的靈魂是一片黑森林
從遠處，高空，飛機上看
也許很美
走進去會迷路
裡面有獅子、老虎
都是吃人的獸
我自己都要繞著它走

不要走進我
不要走進我的靈魂
所謂靈魂的伴侶
只是跟你開的一個玩笑
給你這樣的靈魂
你敢要嗎

柳　樹

陽台變成書房
飯桌變成書桌
陽光照進來的時候
他用餃子就酒
面對樓下碧綠的湖水
柳樹被他說成是披頭散髮的少婦
這是四月初
不由得想到
三月它們還是少女
到了秋天就是老女人了

絲絲的吸氣聲

它來自上齒和下唇
發出的吸氣聲
我理解為一月的冷
讓他如此

春暖花開的四月

■謝勳

十字路口的賣花女

零丁的玉蘭香
穿梭在紅燈
綠燈的序列間
等候停下來
思索的車流

欲滴
不滴的雨
那婦人乾枯的眼瞳
倉皇地收集
幾朵流出車外的目光

我還偶爾聽到他發出的聲音
類似
蛇在叢林穿行

這是怎麼回事
他說是抽煙
我說你沒抽煙啊
他說那是我在想抽煙

看　見

我看見你
在早晨
在中午
在夜裡

你看見我
在天空
在雨中
在泥土

2017 年寄自天津

■遠方

雲　端

這樣的高度
只能仰望了
我的心事
就寄放在那兒
隨你漂泊
隨你瀟灑

雖然我們有相近的曾經
相似的因緣
只是這一路上
前方的誘惑
後頭的蠱惑
都成了我的困惑

慾望膨脹後
就是無可奈何的沈淪
跌落谷底前的瞬間
我把心事
果斷地
拋向雲端

午　後

你輝煌過了
我卻還一直在救贖
等待那陣風
那場雨
我的夢需要滋潤
我的熱情
渴望打賞
甚至我的那杯茶
喝了一半
也熱切等待
需要關注接續

■俞昌雄

細雨中的田野

田野並非機器，它是母體，是
糧食所帶來的辨識度最高的一種
反光。細雨中奔走的孩子
躍過收割後高低不平的稻茬
吸入最後一縷穀香
田野變輕了，猶如被抽離了
色彩和芬芳的花朵。雨水滴落
漫延，滲透，它們將恢復那被稱為
豐收的最高的形體
而此間，村莊恬靜且略顯憂鬱
田鼠仍在躥動，蛇於無人處解除了
過期的夢幻。唯有莊稼漢才是多維的
他們是深陷田野僅有的一座迷宮
那縱橫交錯形似命運的佈局
以及暗黑膚色背後緊抓著的血汗
他們就是孩子！在雨中的田野
他們沒有多餘的什麼
僅有一顆硬朗的透明的心臟
這是反光中的反光，一旦俯身垂地
一把鐮刀就跟了上來

2017.6.3

群山裡的燈

同學朱奶根頭一回去省城，看到
徹夜不眠的街道人流，他哭了
想起自己執教的那所群山裡的學校
那夜裡昏暗的燈
他狠狠地拍了一下腦門
天就亮了

我去過那裡，一個叫當洋的地方
村莊挨著村莊，峰巒連著峰巒
長尾鳥嘴著溪澗的夢
而溪澗的下方，總能聽到
唯一的一所小學那朗朗的讀書聲

朱奶根就在那裡，如本地植物
他曾無數次讚美他的學生還有那
腳下的土地，可是
他無法摳除瀰漫眼角的霧氣
還有肋下私藏的草木腐朽的氣息

每當夜幕降臨，他就守著校門口
那盞孤燈，群山不動聲色
蟲鳴咬人耳根。他的夢是一片
帶露的葉子，在黑漆漆的世界裡
他時常默念我寫下的句子：
空山無一物，燈為宇，我近星辰

2017.5.6

■高潤清

漂移的國殤日

昨日雨可否沖蝕口水
我非無同理心
823 這響亮記憶
莫名註銷

昨夜風可否颳除民粹
我非神佛
僅天地一塵埃

淅瀝之水天上來
可歎島嶼多魑魅
溫良恭儉讓
怎敵一口謙卑
被媚惑的棋子

狂風暴雨誰愛
炙燙的棋盤上
她纏抱星星與太陽
請勿綁架我微弱呼吸
在妳抹紅的橄欖枝上
嗆開悲壯戲碼
高呼團結

到底漂移的國殤真有 823 嗎？

2018.8.25 寫於台北環西路

■李國七

時　間

杜絕憂慮，唯獨強迫自己想通想透
每天重複幾乎同個模板的腳步
每天不知覺地消費資源與自己

幾天前一位朋友沒有預告地舉辦葬禮
他沒有覺察并不知覺消耗著的自己
一切其實早已埋好伏線

生命胭脂色的明亮往灰撲撲的暗灰進發
鮮有一下子就爆發的
一切都在悄悄堆積、積累
春花、秋月、夏陽或者冬雪
並非瞬間完成輪班的

我與你逐漸腐敗的感情
風雨腐朽一些，雲霧再腐蝕一點
或者動植物的消耗一樣貢獻了損耗
支付寶偏高的利息
拼多多的山寨仿冒貨
鄰居嫁娶的昂貴費用
老人回返塬上祖墳的鋪張
每天悄悄地積累壓力
一點點一滴滴地
水穿透石塊的磨損
鮮有一下子就激發的

貓，養在 2018 的過道

夜未央，手指在鋼琴鍵上
白的是正面正能量
黑的是反面負能量
檸檬是酸的
蜂蜜是甜的
杏皮水味道呢
在 2018 的過道
我開始養貓

■陳葆珍

紀念 911 十七周年

每逢臨近 911
我就心緒不寧
眼前總晃著
那兩團黑紅的火
那座世界最大的墳墓
那一雙雙顫抖的手
那一對對絕望的眼
心裡牽掛著
那三千多冤死的亡魂
那向天喚娘的小女孩
但願，這一切
不再重演

2018 年 9 月 6 日紐約

或者是，貓養我
我們相互贍養
公園裡大媽們繼續跳舞
老頭老太們下棋揮寫掃帚大字
跨越年輕，還是年輕
錯過了我
暮年的外頭
轉角的隱匿角落
冬天寒冷堅持努力
這條街道沒有雪
我的手穿過大衣口袋
穿過寂寞與孤獨
穿過你與我想象中的貓

喵一聲
貓，我養在
2018 年的過道

■吳懷楚

寫給 T.C 的《七夕》

情在七夕
今夜
又使我不禁泛起
些微臃腫靈犀
拉長了
那姣好的倩影

痴念款楚
我住這頭
妳在那頭
說近不近
說遠不遠的天涯咫尺
惟若要相見
卻如一千零一夜天荒有似
虛談神奇

既是有情我倆
赤繩有繫三生月老
卻為何歡聚每回
僅限短暫夢裡如斯
艱難妳問
回答的是我悵愁感嘆
所以莫名

想想
一切數定應有
惱是李商隱的無耐吝嗇
不肯答應把他那彩鳳借出
沒有雙飛翼
更添倦懶的鵲兒不願架橋
河漢難以半步跨渡

2018 年　七夕於一笑齋

散文詩專頁

■秀陶

黃　昏

窗外正黃昏

這是我第三萬零七百二十一個黃昏，算起來我自己都很驚奇，從來沒有想到我竟然過了這麼多個黃昏。這個“過去”，可不像你在鬧市開車，街中幾十或者成百的路人那樣一閃而過；也不像幾萬人坐在一個大碗裡面看球賽，賽事一完，幾萬人一哄而散那樣的“過去”。我這三萬多個黃昏的“過去”，它們是排成一路縱隊，走在一條羊腸小道上，一個一個規規矩矩從從容容走過去的，而且每一個之間的間隔都是規規矩矩的二十四個小時，一點都不差，一點都沒有馬虎

黃昏是一個普通的抽象名詞，泛指日之將盡，夜猶未臨那麼一段時間。這個時間的長短，要看季節的不同，經緯度的不同。短的時候，只有幾十分鐘；長的時候，可以一兩個鐘頭，既沒有辦法量它的大小，也無法去稱它的輕重。既然不具象，當然也無所謂美醜，也沒有憂樂的感觸。但是，詩人們總是喜歡讓黃昏攀附上很多不相干的事物，使它有美醜之分；有的時候還摻入一點詩人自己的情緒，使它有憂樂之別。看下面的例子吧

“落霞與孤鶩齊飛”不單美，而且很靈動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不單美，美得色彩鮮艷

“江楓漁火對愁眠”這黃昏好像有了一點旅愁了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這個就不止是一點點旅愁了，而是天涯淪落的深憂了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有一點點寂寞的感覺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不單是寂寞，而且寂寞像潮水一般的湧來。至於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還有“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黃昏又有了戀愛的喜悅了。所以你看，到了下一回說

“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你看那種無奈，連幾杯酒都解決不了了，一直到

“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這就叫作百無聊賴了；再到下面

“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已經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

2018 年 8 月 5 日口述於老人院・陳銘華整理

■方壯霆

陰謀論

夏季的聖地亞哥，並沒有我想像的炎熱和潮濕。甚至面對今天早上發生與智利邊界秘魯境內七點三級大地震，整個城市的反應是冷淡的，似乎與其無關。

星期天下午的市區中心導遊和旅客擠擠如雲，但百萬人口都市街道上的市民卻反常地稀稀落落。

不聽從卡斯特羅（準確地說是毛澤東）“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馬列主義理論，一意孤行民主治國的總統 Salvador Allende，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終於不敵美國中央情報局煽動的內亂和叛軍的空襲陸攻，在成了廢墟的總統府裡壯烈殉職。而開槍打死總統的士兵，在被押上軍事法庭的前一天莫名其妙地暴死獄中。更不提多位突然失蹤的總統親信，與及無數屍橫街頭的左傾熱血青春。

智利的文化歷史不外幾百年，人口排世界第六十五，居然出了兩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更離奇的是，兩位都是詩人！女性得主獲獎後公開宣佈，她的成名詩作都是為其女性愛人而寫的（她的銅像因此而被砍了雙手）。而男性得主不但是光明正大的共產黨國會議員，而且曾野心勃勃地競選總統。不過，他的經濟背景來歷不明。代表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他，卻在本地擁有五棟房子，以及在歐洲數目不清的房地產。

不可思議的是，我們今天前腳剛剛踏上聖地亞哥的土地，新聞就傳來羅馬教皇弗朗西斯明日到訪的消息，和四起教堂爆炸事件。無獨有偶，明晚教宗下塌的別墅離我所住的四季喜來登賓館只隔三條街的距離。處處可見密密麻麻如臨大敵的警察。

本無心虛的我，此刻卻七上八下地擔憂起來。從匆匆忙忙加入旅行團開始，到順順利利成此行程，再至母親生病被迫留醫家中，以及種種太巧的巧合……顯而易見，來自北美帝國的我無意間，成了此地盛行陰謀論裡難以脫干的一部份！我額頭已經冒汗了，肯定通不過測謊機！

慌亂中，我連打了幾個噴嚏，把深藏不露的東亞基因灑滿南美的空間。更為懷疑已久的，本地印地安人來自東亞大陸的祖宗陰謀論，留下了無法收回的蛛絲馬跡……

2018 年 1 月 18 日於智利 Santiago

■秋原

她

昨天晚上夢到她。我們走在一個公園裡。附近好像還有幾個同學。她害羞，叫我走在前面，她跟在後面。

她還是中學時候的樣子。烏黑的長髮夾了一條深藍色的髮帶，留著劉海，一雙大眼睛，帶著微笑的嘴唇。

我們從公園走到一家飯店，準備吃飯。也在這時候我醒過來。一個很簡單的夢。

我們是初中同學，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那時候我只有十四、五歲，她好像比我大一、兩歲。我很喜歡她。初中畢業她轉了校，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四十多年前，越南淪陷，聽說她和丈夫、兒女、家人乘船出海，投奔自由，從此完全沒有訊息。

這幾十年來我很少夢到她，雖然她一直在我的記憶裡。時間是一面弔詭的鏡子。在鏡裡，她永遠年輕漂亮。而我，一個青澀的小男生，一眨眼便老成現在這個樣子。

2017・仲夏・加利福尼亞

Must Love Dog*

那是十幾年前一個秋天的下午。像平常一樣，下班後我從洛杉磯市中心開車回家。不到二十英哩的路要開一個多小時才回到家。密密麻麻的車子就像一隊一隊螞蟻，爬在繃緊的大腦神經上。大洛杉磯有一千一百多萬人口，超過一半的人開車，是地球上交通最繁忙擁塞的都市之一。

那天下午，我終於從公路開了下來，回到市區。我半打開車窗，讓流通的空氣舒解一下塞車的緊張與疲憊。我在一個十字路口碰到紅燈，我停了下來，車子剛巧停在最前面。就在等綠燈的時候，停在我的左邊是一部休閒車，它右前方的窗子也半開著。一隻白色小狗（應該是 Maltese 犬）爬在車窗上，東張西望，眼睛一溜一溜。牠看到我便一直望著我，樣子十分可愛。我也望著牠，也很自然地向車裡望。一個四十歲左右漂亮的女人，也正在看著小狗，也很自然地望著我。當我們的目光相遇的時候，她嫣然一笑。也在這時候，向左轉的綠燈亮了，女人微笑著把車開走。

多年來我依然記得那個微笑：一個在所有的語言之外的微笑，生命中一個美好的偶然 ！

2017・仲夏・加利福尼亞

*一部好萊塢娛樂電影的片名。

■張玉泉

老去的蜂巢

一隻蜂巢早已老去，藏滿了記憶，藏滿了蚊蟲，藏滿了腐朽的氣味。

多少隻野蜂守護著它，不忍離去。

像是守護母親的墳丘，守護著曾經養育自己的轎椅。

時光的舊蜂巢啊！當所有的甜蜜都化為了灰燼，當房屋空空，當屋檐風雨驟集，我們如何防衛來犯者那無情的掃蕩？

帶著毒刺的針，準備飛向未知的遠方。

父親的嗩吶

嗩吶束之高閣，二胡不知所蹤。

父親曾經是鄉村戲台上的嗩吶手，梆子手，二胡手。如今，早已耳目失聰。

父親走下了農家的戲台，成為了一個人生的旁觀者，成為了一齣戲的觀眾。

我骨子裡對戲的偏愛，與現代流行音樂如此地難以融合。粗曠的沙啞的黑臉，狂風暴雨地表達著自己內心的熱愛。

情海一笑泯恩仇。我踏上自己的戲台，表演給自己的心看，用一場苦戲感動自己。

佈道者

教義不拗口，粗粗淺淺的方言，在桐葉的經卷上開講。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忘記了地獄裡脫胎換骨的疼痛，講述的卻是對天堂的感想。

沒有了標點，沒有了停頓。以苦汁化齋，以枝椏為廟宇，講到太陽偏西，秋風寒涼，又以飛翔的姿勢涅槃。

2018 年寄自北京

■鄭建青

無餘才是至樂

我的老師畢生研究戲劇主編全套莎士比亞戲劇學術研究論文集和當代戲劇家田納西威廉斯百科全書且出版學術書籍和詩集幾十本算得上是一個著作等身的大學者了年底他來電郵說榮退了且是裸退把畢生收藏的學術書籍統統捐給大學圖書館了這位晝夜顛倒常常在雞鳴平旦時給我發郵件催稿催詩催評論的催命使者終於可以不用當學究了真可謂無餘才是至樂吧問他下一步如何走呢他說寫詩而且今年要為一家文學雜誌編一期關於密西西比三角洲的詩專集看來無餘還真是好玩退而不休他又會催詩了

春晨雨
一滴
一鳥聲

郊　外

陽春三月一個週末不看青林小鎮開遍紅茶花紫木蘭和白山茱萸我們開車出城去在廣闊的平原上隨便擇一條鄉間小道慢慢開著看田野青青棄屋灰灰小溪轉南又彎西看紅雀乍翅牛羊吃草藍天白雲飄悠悠待把寂寞一路吹散如車尾排出的廢氣便掉轉車頭回家去而歸路上最耐看的是反射鏡中的晚霞把黃昏斑斕又斑斕

黃昏暗
黑鳥壓壓
掠低空

■馬忠

苦苦菜

山道彎彎，擱淺著母親編織的草結，令我想起歲月的艱辛。——茄瓜地，白菜地，辣椒地，母親如一隻蜜蜂，歡快地穿梭。我站在勞苦之旁，瘦成月牙。透過密密的月，我看見母親煮食的細牙。那一年的故鄉，那一叢一叢小小的苦苦菜從此不再枯萎，不再死去。深深的根，翠綠的葉，淡紫的花……悄悄營養著我的靈魂和人生。

母親的手

端起生活的酸甜苦辣，這雙觸及土地深層的靈魂的手，彈奏泥土深褐色的歌，扶正了莊稼的長勢，抹去兒子臉上的汗珠和心中的委屈。歲月河流的情緒，被她輕輕撈起，季節樹上的二十四個節氣，也一顆顆摘下。閒暇的日子，這雙手拿起針線，縫補一些生活的缺憾，一針針繡出晶瑩的淚花，打濕曾經乾涸的心事……

雪　後（題照詩）

初冬沿河街上四位黃馬甲慢悠悠蹬著四輛大紅頂蓬的人力車後座上四對西方遊客瞪圓了驚訝他們興高采烈左顧右看指指點點彷彿要把京城看成明天的記憶可偏偏漏掉了移動河面的一串倒影：黃馬甲和紅頂蓬在水中朦朧融合為一幅印象派水彩

歌蒂博物館
止步在莫奈的
日出前

■袁國奇

捨　得

天麻麻亮，老人開始破篾，織席。

老婆子抱來篾黃，在土灶上生火，做飯。火苗舔著窩底，舔著屋內發霉的空氣。老婆子看到老頭子羸弱的身子，進屋取雞蛋。拿起兩枚，又放下一枚。又拿起一枚，又放下一枚，如此好幾回。

當她走出來的時候，手上那枚雞蛋被她握得滾燙。剛要把雞蛋打入碗裡，她的手顫抖著，甚至有些不聽使喚。

猶豫了一陣子，最後還是定下了心。

她想，等兒子的房貸、車貸，還上了，一定要好好地給老頭子補補。於是，又把那枚雞蛋送進了裡屋。

當我看到，老倆口厚厚的被褥，以及老頭子背上密密麻麻的痱子時。

我明白，什麼才叫“捨得”。

我知道，在他們眼裡，一張涼席，一枚雞蛋，就是房子的幾塊磚，幾片瓦，幾塊瓷塊。也是汽車的幾個螺釘，幾個螺帽，或一個輪胎。

佛曰：捨得，捨得。有捨才有得。

我明白，父母捨了一塊“肉”，終將得到一生的勞累。

■陳銘華

飛　天

依稀感覺遙遠的脈搏以及似曾相識的呼吸——綿長，石頭舒展手腳，洞壁飄起衣帶，顏彩從人流中曼舞迴旋，鳴沙細細風韻猶存

千載廝磨之後，琵琶終於再次聲動，回首下望月牙泉，親愛的，我能隨你歸去麼

2017 年 9 月 16 日敦煌

詩　節*

熱風無訊，只聽得到蚤輩齮齮齕齕，夜幕上一個一個小窟窿逐漸顯現……地上的詩歌人看到繁星滿空，便紛紛為自己的“詩歌”點讚點讚點讚

天亮前，早起的鳥紛紛說：“眾詩高飛盡，當初緣何來”

2018 年 7 月 6 日

*節，節操也。

假新聞

當今社會是非難分、真假混淆，詩有詩歌、散文詩、口語詩；食物有A貨、黑心貨、有機或無機貨；人有充氣娃娃、人妖、機器人、複製人；媒體有新聞聯播、人民日報、CNN、紐約時報、狐狸電視台等等等等

百姓各適其適，各信所信，各盡其力，各取所需……咦，再說下去，豈不是可報導“我們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嗎

2018 年 7 月 15 日

■姜利曉

殘　荷

殘荷，是一幅立體的油畫。
它曾經的美麗與驚艷，彷彿依稀可見，從淤泥中綻放的花朵，能潔身自好就是一種超凡脫俗的美，這美麗更貼近靈魂。
佇立在半池水中，用目光緊緊盯住眼前的一切，是戀戀不捨，還是有些恐懼？
雨打芭蕉，是一種詩意的美，那麼雨打殘荷呢，則是一種難言的心痛。
風，不說話，只是一個勁兒地繞著殘荷轉，其中的話意，也許只有他們彼此才能聽得懂。
蜻蜓的翅膀高高地掠過，殘荷的目光，向著高處一望再望。

蟬　鳴

蟬鳴聲聲，滴落在水面上，激起一圈圈的漣漪，在我的心湖上，無盡地蕩漾。
水面動了一下，荷花動了一下，我的心動了一下，這動靜讓一陣風全部看見了。風走時，看見了荷花滿池的畫面，並帶走滿池荷香的訊息。
這醫治鄉愁的聲音，只需幾聲，便能把我的心叫得熱熱烈烈，這麼多的遊子，趨之若鶩，只為用鄉音溫暖鄉愁啊！
蟬鳴一聲，鄉愁就離我更近一步，蟬鳴再一聲，疼痛就離我再遠一些。

2018 年寄自河北邯鄲

■夏天

鄉村新年

炮竹聲聲除舊歲，煙花飛舞迎新春。
鄉村的新年總是熱鬧的，新年的鄉村總是有滋有味的。
橋東村、章後街、東崗頭、西塘角、邱家衝……這些都是我熟悉的村莊。
家家戶戶油鍋開啟，肉圓子、耦圓子、豆腐果、糍粑、京果……翻滾著，濃濃的香味在村莊瀰漫開來。
對聯、紅錢、大紅燈籠把鄉村新年映照得紅彤彤的。
八碗八盤佔滿八仙桌，鄉親們在歡聲笑語中推杯換盞，在甜甜蜜蜜裡互致祝福。
從天而降的雪，飄飄灑灑，把村莊打扮得分外妖嬈。
屋頂是潔白的，池塘是潔白的，田野是潔白的，通往小鎮的路也是潔白的……
月兒拿出所有的光，放肆地亮著，比任何時候都有情有意，此刻的老井也是熱氣騰騰的。
雪還在歡喜地下著，孩子們在雪地盡情地嬉鬧著。
拆遷這把溫柔之刀揮舞著，村莊有些疼痛，村莊有些傷感。
你看，深深淺淺的腳印時隱時現，鄉親們已把最後的印記深深刻在潔白的世界裡。
炊煙終究日漸淡去，而記憶中的村莊，鄉愁裡的的故鄉，只會永存心中。

2018 年 1 月南京

■馮晏

四月的祭奠

雙手合十，我在墳塋前跪拜，
前胸的鏤空築起四月田野的一個風口。
我的唇語是虛掩之門背後走出的沉默，
像磷火，夜晚點亮土。
思念是腦細胞發出的對流和閃電。
從一個名詞量變到移動。

墓碑前就不必傾訴了，
我要趕在四月走出植物體內。
我祈禱突破乏味，
獻上花束和一瓶烈酒。
萬物有時是地平線上站出的另外的我。
地面上發生的事，
深處都已收到。

這裡，可以遊蕩，
靈魂像一把銀劍側聽速度時發出鷹的話語
像一團蠶絲纏繞又鬆開。

這裡，自由在我雙腿間，
以及臂膀內側不停地迎著風。
釋放是靈魂本意。

墓園旁，一條水渠正突破冰凌和裂縫。
打斷魚的長夜。
骨灰的波紋攪動著水，
鏡子倒映出天堂。

我借過蟻穴的入口和田鼠踩出的路，
佇立，像去年的麥秸伸手撥開一片雲，
我借過淡出、靜謐和安詳，
又深陷歲月一尺。
四月的讀音彷彿被抽空。

四月，逝者和來生像一對相遇的筷子。
打開萬物的血管。
僻靜是地面斷層裡漸漸擴大的一個空洞。
能聞到孤僻和復蘇，
聽見落寞和頓悟。

當時空與萬物在僻靜裡發生鏈接那一瞬，
無從命名，被塵世誤讀下去吧。

2018 年寄自哈爾濱

■金子言

詩人的內褲

我在朋友圈發了個內褲廣告
詩友馬上評論
不好好寫你的詩，搞什麼東東
我也即刻回覆
賣個內褲怎麼啦！真正關心人的生意
難道詩人就不用穿內褲了？

曬太陽

今天很平常，風和日麗
她仰臥於陽台圍欄上
想起遠方

她剛剛看完一篇新聞報道
又一個優秀留學生
從高樓上縱身一躍而下
“啪”一聲結束了人生

她的心緊縮起來
變得潮濕
風吹陽台上的衣服飄起來
日光曬著它們
她轉過身背對太陽
希望驅走心底的寒意

■水央

人到初秋

那幾根白髮
在一頭青絲中格外刺眼
我準確捻到
一根根果斷撥除
像清除初秋那幾片落葉一般
但卻無法阻擋
更多的落葉
隨後飄零

珍　貴

我以為
走得再遠
一回頭
還是可以看到
太陽一樣耀眼的你
哪怕隔著
千山萬水
哪怕
被光陰冷卻
也有著冰雪的凝視
哪怕
長夜漫漫
夢裡你了無蹤影
循著溫暖的氣息
我載滿星光
划向你的彼岸
你的存在
就是謎一般的信念
如果久遠到光年裡
你遁入一片煙霧的渺茫
也會融入我
華美清澈的月紗

2018 年寄自羅德島

■達文

南華村（一）

在一條河的對面
我常常迷戀深夜
螢火蟲隱沒的山背後
彷彿沒有盡頭

河流消失在草叢中
腳印消失得更早
連同小路
無法還魂的田野

天井裡你常常彎腰
捂住心口
直到被風吹成榕樹
直到夜色淺淡

天井外我沒有夢
只有群山環伺
以及陽光下
碎裂的玻璃

南華村（二）

我的祖母
從不問我每個節日胡鬧的花樣

我的小河
也從來不阻擋夏天涉水的步伐

她只默默地為我做飯　打點行裝
它也只把水底的腳印重新抹平

晚詞（二十三）

夏天是一口鍋
蓋住大陸的陰影
巴西利亞
你的醉臉毫無羞色

■李斐

尋覓唐人街道德的高台

每天早上我伸足華埠的街道
尋找飯盆外面的麵包
水泥路上踉踉蹌蹌路客為常客
冷硬與溫情交集修路機的隆隆
房屋維修鐵架下穿過迷離
默想我與社區多年的契合
緩緩衰落的門面一如我的顏面
社團樓頂旗桿倖有堅持強悍
迎風飄揚中美兩國旗幟
風動幡動心動一齊來襲
百年的追憶與現實的擠迫
難道我的心弦真的如如不動
走進聯成公所孫中山先生像前
我如何去低訴世人現況的面貌
只好說第三條頸骨已不如前人
整條脊椎骨已被利益的肥肉包紮
青天的清氣逐漸侵蝕被赤地財氣
為公為眾理想天下竟成紙片藍圖
先生，有一天您若是重來
至囑改成您不認識的模塗
建國大綱也成私語竊竊的笑談
而變色蟲所關注的只有金錢顏色
心靈色彩蟲蟲們無力承受其沉重
要是聽到國人弱勢的伸訴
先生，請再去四處奔波籌款重建
唐人街被拆下了道德樓台

2018 年 7 月 21 日紐約

點燃疼痛

沙礫的音符　嘉年華
尋歡過後殘夢的種子
類似語言
等候雷霆的暗火

■迪爾海波

遠　方——遇見你

是那婺源的炊煙
撩撥起堇嶺這曬秋的牧笛
是那霞浦的金色的落日
灑在東壁這退潮的灘涂
是廈大西村年輕的女生
點綴著沙坡尾西區創意的火花
是西湖淡墨的微風
蕩起飄宜的垂柳
是鼓浪嶼的濤聲
拍打著行在遠方人的心扉
留下吧！

是啊
從沒有這樣美的視覺長街宴
視覺長街始於最美的中國鄉村
到最美的海灘涂
還有那絕唱的西湖
縱然每一次眨眼都在回答 Yes
孤獨的靈魂對白著
似乎少點什麼？
所有撲鼻的芬香
都沒沾上我遠方背包行走的拉鏈

——直到遇見你
不去同里
不去周莊
不去上海的福州路
聞一摞精選的書籍散發的書香
喝一杯濃香撲鼻的咖啡
品一口江南清香的茗芽
翻著一頁頁的書
期待下一頁慢慢地到來
從此不再繼續啟程
就躺在你的懷抱
枕著你的名字入眠而去
呵，蘇州誠品書店
我天堂中的天堂

2018 Memorial Day

■徐澄泉

玲瓏主義

1.
站在黎明之前、黃昏之後
膜拜神靈
而後，做一回人，裝一次鬼

2.
口裡說的
比心裡想的少
心裡想的
比口裡說的多

3.
愛如鑽木取火
恨如刮骨療傷
愛得深入
恨得淺出

4.
左腳踩在岸上，右腳踏在船上
我欲交換兩隻腳
如何

5.
兩車迎頭相撞
司機破口大罵
我便報之以李
罵他：我肚子裡的蛔蟲

6.
人之將死其言善
鳥之將亡哀合歡
花呢？零落時節
才燦爛

7.
在黃昏之前，你是正確的
在黎明之前，我是正確的
黑白之間，我們都做了正確的選擇

8.
一隻公羊啃食陽光和青草
啃食一隻母羊的肉，與靈
山坡上，陽光和青草合謀
鼓起：一隻公羊的勇氣和夢

9.
鏡子的 A 面：昨天
鏡子的 B 面：明天
鏡子呢

10.
我學一隻鳥，向天空一躍
俯瞰——
人間波瀾詭譎

11.
美女和風景都在路上
恣意揮霍著青春
我邊走邊看，不斷珍惜著美
期望把自己煉成一道好風景

12.
我在地上昂首走著
月在天上俯身看著
當我的目光相遇月的目光
我便默默低下了頭顱

13.
南山起雪泥
北漂大雁隨風起——
徘徊無歸意

14.
我一個人在樓頂看月亮
月亮一個人在夜空看我
我看見一個月亮在看我
月亮看見幾個我在看她

15．
我在陰陽二界騎牆觀望——
一個死人，一個活人
我是例外的第三者

2018 年寄自四川樂山

■屋檐

清　晨

清晨
我在屋頂上
在舊城區低矮的屋頂上
看見時間靜止在露水滴下的前一刻

尖銳的鳥鳴聲
撕裂了靜止的時間
不遠處的森林裡
隱約有野獸的低鳴

我知道，光已經來了
閉上眼
剎時又聽見
千軍萬馬的光線越過群山而來

看見城市在每個角落蘇醒
與光的軌跡相交錯

老貓才不會管我在想什麼
就像我不會管這些或者那些
魔豆的種子種下去
轟鳴中刺破九霄

嗅見泥土的芬芳
然有一小股異味
是這濃郁所壓不住的
彷彿有屈子的芳香潔癖

這些都該是在清晨發生的
可詩人的筆還未停下
我卻醒了
天地吐息著
雄渾

2018 年寄自安徽巢湖

■胡平

我請求

我請求上蒼降罪於我
因為，人類所有的邪惡
我都視若不見
我請求上蒼
譴責這個懦弱的人
因為，人類所有的偏狹
他都充耳未聞
我請求上蒼
懲罰這些麻木的人
當專制和暴虐發生的時候
他們選擇集體失語
我請求上蒼
蔑視那些冷漠的看客
當正義被踐踏，真理被扭曲
他們的喉嚨集體嘶啞

麻　雀

林子裏，一隻麻雀的生活
既是混亂的，無序的，也是安逸
的，快樂的

比如，它正說著話，唱著歌
好好的，忽然之間就飛走了

你以為它真的飛走了
然而，它即刻又飛了回來

它一會兒停在樹枝上，對著天空
喋喋不休地發表演講

一會兒又歇在草地邊，一邊啄食
一邊嘰嘰喳喳地叫喚

一隻麻雀的生活
完全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

自在安閒，無拘無束
對未來充滿了可愛的無知

2018 年寄自湖南常德

■張芳學

秋　思

秋雨遠遠地望了一眼
就再沒有它的蹤影
暑熱未盡，乾涸的土地
說不出半句潤心的話
天空越來越高遠
熱乎乎煩人的風啊
還是一如既往地吹

還沒來得及黃的樹葉
過早地離開大樹
多像輟學的孩子
四處流浪著
我眼巴巴地望著
無數的蚊蠅
在思維中喧囂
我還能有什麼辦法
去拯救一顆原本赤誠的心靈

瘦弱的水面上，幾隻白鷺
飛向林蔭深處
小小的水灘裡
一群小魚兒還在快活地游弋
他們不知道
再過幾天這裡就沒有水了
我多想化作一片雲
讓這灘水清澈如故

河的石頭

河水裡的石頭
多麼地幸福
不管世事如何變遷
它都心靜如水
一切雜念順水而去
像得道的高僧
無欲無求
方可長久
巴掌大的地方
勝似萬里江山

■康湘民

暮　色

如果暮色可以保留萬物活著的證據
那它有什麼憂傷可言呢？

迷霧重重
它的神秘只為眾神開放

依然有豹子、飛鳥、小花亮著
出走的人在白雲上安睡

保持一滴淚的空虛就好
不要
讓暮色在草叢中裂開

春　雷

其實一直期待著
在暮雲漸厚的鼓面
擂上重重一錘

牆角梅花梳妝完畢
在一個不死的故事裡
重新上傳時光

“而你可能在雷聲中消失
蛻去仇恨、嫉妒和冷漠
內心的花園
會有暫時的靜”

春雷滾過。莽撞，強硬
要從千年泥土裡釋放銅鏽
它還劃開了一條河的腹部
——這並不重要
一條河死去
就有另一條河新生

2018 年寄自河南駐馬店

■十鼓

漂　泊

雲和樹，鳥和河水
它們都在漂泊
我也一樣念著故鄉
靈魂像一幅輓聯
行走卻已做好再見的準備
漂泊到最後都是跪倒
沒有誰不悲哀哭泣
這個世界我有無數熱愛的美味
卻每天都能聽見謝罪的聲音
我相信自己曾經在某一瞬間
洞知了人生的里程
像一名智障者悔悟到漂泊的品質
如冰花穿越黑夜盛開
卻以淚水凋零
別離鮮血與聖潔
那空寂連月光也不是

老街的磚雕

有沒有花朵永遠不死
只是蒙了時間的灰塵
蜜蜂和蝴蝶，小鹿和麻雀
依舊溫和在聽流水
它們是殘餘的寂靜
既無軟弱也不需憐憫
宛如天賜的美
沒有被時間的黑暗和喧嘩廢掉
繼續在遇見和傾聽
這一街的房屋被磚雕包圍
只要你用心去看
像耳鳴一般
就會聽見水母的幽靈
他們還在相互映照
叮叮噹噹地敲打
讓美好與理想純粹
完美地砌上
並自信站於某個高度

2018 年寄自遼寧莊河

■黃文江

來自心底的微光

時　間

你這頑皮的孩子！
讓你慢些走，你偏要飛跑
叫你快些走了，你又慢吞吞……

水

越是冷
就愈能瞧見它的柔弱中
正挺出，比鐵還硬的風骨！

燭　火

舉起小小火炬
淌著熱淚
四下尋找
那個點亮自己的人

彎了的筷子

腰桿，都彎了
想要夾住目標
自然，難了……

驚　擾

靈感，
是尾膽小的魚兒。

稍有驚擾，
它便躲進時光的水草！

2018 年寄自新疆庫爾勒

■楊汝海

月　亮

地平線是一條曲折的長鏈
石頭，在失衡的天空
切開了一個裂痕
落入八月的皮膚上
盲目燦爛
那些熠亮的感動時刻，冷靜地
在鋒利的刀刃上
劃開了原始的弧線
或升或落
充盈的光芒
有時，令人嚮往、亢奮、沮喪
一束藍色的光影
呈現在物與物之間
一塊石頭，一個參照物的標簽
一隻知更鳥疲倦的心語
流動黑色的諾言

秋　景

窗外的天空
彷彿一塊乾淨的畫布
晨曦描繪著榕樹的枝柯
幾枚殘葉懸掛在枝頭上
像一面旌旗
顯露秋風吹過的痕跡

斷　章

明白了最好
明了最怕清醒裡的糊塗
山在那邊，風在這邊
景色，依然如故

2018 年寄自深圳

■長篙

爸　爸

六一這天
我將遇到一些孩子
他們管我叫叔叔　伯伯　甚至爺爺

我在白天並非遭遇黑夜的迷茫
真的　我一個也不認識

佛對我說
孩子　你虔誠地善待一切
終將得到回報

com

週末不是一個人的週末
母親也不是一個人的母親

空氣非一個人的空氣

你所愛的
決非你一個人的愛

戰場非一個人的戰場

孤獨決非一個人的孤獨

2018.5.15 湖南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仝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歐陽學謙

偷　偷

他無處不在
他跟蹤著我
他在看我
他偷偷地為我準備
早餐
他偷偷地看著我踏進
校門
他偷偷地出席我的
畢業典禮
他偷偷陪我
面試

他偷偷躲在人群中
他偷偷避開耳目
他偷偷歡喜
他偷偷哭泣
他偷偷觸碰
他偷偷離去
他偷偷重來
偷偷地消耗著我

因為你
我偷偷找尋
我偷偷細訴
我偷偷易容
我偷偷憤怒
我偷偷結束
我偷偷死去
偷偷地改造自己

或許他，或許你
只是我
偷偷想像出來的空氣
或許你們只是我
錯過一切後的
偷偷　喘息

■陳威宏

明　瞭

風舉起拳頭
穿越窗，擊響我
在十月的心臟
一個守持寒冷的定音鼓

曾經屬白多麼嚮往雲
如今終究是明瞭了
它怎麼自由也從沒走出過天空

緣結於此仍有純潔
成為後悔的詩人衣帶漸寬了
我不會再失去
任何無法明白的事物

白色的月仍有致
與我一同疏淡了週二的夜晚

The Other Shore

不同的焰
時空的歧異

幾世紀過去了
我仍能
辨認你
不變的燭芯

我可以驅逐冷
捧住你
燃燒

如同你對我
曾經釋放了宇宙

■秉周

夜　雨

其實，多麼的雨點是花兒的骨朵
也是花兒的笑臉，在
眺望的時候，清清楚楚的鋪陳
夜晚的暖

一生中，有不少的難題是留給自己的
就像這雨，細細的，會濕了
晨跑的小路，破壞生活的習慣，影響
更早的失眠

徹底的扔掉過去，有一些傳說
或者左右自己那不明不白的呼吸
一滴雨在返青，傾聽出
塵世的精彩。

被風輕輕撞了一下腰，夜色羞於喊
出，你
那溫暖的名字。雨，下得正是時候
正好合適你我，因為我們會一起
築巢，然後安居

疼　痛

到了某一天，我用露水和月色叫醒寂靜的人間
命運一樣的咀嚼，鋪滿了愛情
把童年的螢火蟲囚禁在大地上，遠大的夢想
應該面對生活，所說的話
瘦不下不懷好意的現在。從來沒有安靜過
藍天下，雲朵在飛

在生活的懷抱裡安然睡去，想你
向著塵世微微頷首，只有想你
才會溫暖長存

■雙一

四十歲開始寫詩

四十歲開始寫詩
為什麼？他問自己
五十歲的詩人已寫詩三十年
二十歲的詩人已寫詩二百首
四十歲開始寫詩
為什麼呀？他傻笑
他看水中的倒影
那不是個文藝青年
倒像被生活壓得扁扁的一張餅
再壓，就從身體的縫隙裡壓出
反抗的氣泡，破裂的詞語
他喘口氣，開始寫詩
要把自己重新撐起來
撐不起來，就用詩給餅加點鹽
那樣烤了會更好吃些

我真的與世無爭

真的
我不騙你
雖然
睡著的夜裡
我會磨牙
甚至咬破了自己的唇

我想那是
把白天該咬牙切齒的時刻
全補了回來

2018 年寄自夏威夷

一定，一定會有一些疼，讓生活微微蕩漾
落下的花朵，一小盅相思
坐在，坐在時光裡，驚小小的微風
打擾想念的見

2018 年寄自四川

■童戈

你是一隻春天的小鳥

你稚气的微笑，
那麼純潔，那麼天真，
就像藍藍的天上，
白白的雲。

你清澈的眼睛，
閃著盈盈的波紋，
哦，兒時紙疊的小船，
可曾蕩過那明淨的湖心？

你是一隻春天的小鳥，
從緋紅的黃昏，飛向金色的黎明。
在傍晚，卻與我的心相撞了，
迸發出火花，
凝成一天繁星。
在夜裡，又划破我的夢境，
留下一首長詩，
——一道綠的波痕。

啊，小鳥，飛吧，
飄在藍藍的天上，
滑過幽幽的湖底，
真美，真輕。
你抖一抖雙翅，洒下我的淚，
還有一首玫瑰色的歌，
潤濕了，溶進了，
這雙希冀的眼睛。

啊，小鳥，飛吧，
銜著你彩色的夢，
向春的深處飛行。
星在默默注視你，
——用她晶瑩的心。
心在默默祝福你，
——用她瞳仁裡
你永恆的影。

■項美靜

荒原月光

月亮投下催情的幽光
教堂孤零零的在荒原嘆息
塔樓上發情的貓抱著自己的影子在喵喵

哥哥不在家
帶著弟弟出門去遊蕩
背影化作妹妹枕邊的淚流向遠方

黑夜收留了寂寞
收留了修士的慾念修女的渴
荒原上只有貓泣血的呼喚在迴蕩

又聞白果香

杏葉黃了，銀杏熟了
老漢笨拙的手剝著白果
就像那年不安份的手
剝開她旗袍上的那粒葡萄扣

咬開果殼
果肉在舌齒間溢出香甜
老漢笑了，笑容有幾分得意
就像一隻抓住小鼠的老貓
品嘗著獵獲的味道

那場雨

昨夜，你把種子撒在三八高地
詩意脹滿築夢的巢穴
春的俳句開出艷紅
在雨中，釋放激情

那場雨，黯淡了妳的容顏
我好想拿起胭脂為妳塗一抹緋紅
只是這樣的唐突，會不會
亂了妳臉上恬靜的山水

■阡陌

小溪流的盡頭

小溪流的盡頭
蘆葦長滿了寂寥
我們跋涉著

我試圖
從你的眼神中
找到方向
而你
似乎忘了有我同行

夢裡夢外

天微涼的早上
只有鳥兒啁啾

踩著清晨的曙光
洗淨宿醉一夜的
夢裡夢外

春江退了
石徑上糜蕪了的花
竟是我一路的採擷

■楊玲

印象胡志明市

大街小巷，左拐右拐
摩托車汽車與人爭道

騎在車上的女郎
長衫衣角飄飄
如野馬狂奔

天主教堂和寺廟

天主教堂尖尖的塔尖
與寺廟比鄰而居

有人跪在聖母瑪利亞雕像前
禱告
有人合十低頭菩薩腳下
求福

腰纏萬貫

到了越南
我成了腰纏萬貫的土豪
口袋裡裝著千萬越南盾
昂首走進超市

一瓶水叫價萬元一碗麵五六萬
我又變成窮人

■澹澹

湄南河

洶湧時，是黃土高原的漢子
安靜時，是江南靦腆的女子
你是織女牽掛的銀河
你是貴妃遺愛的碧池

你不可告人的美，最是
夜枕星辰指拈漁火的夜深人靜處

中秋節

英歌舞，熱情沖天
磚塔尖上噴薄團圓
一把把鹽巴，將
思鄉的心火澆得更烈

誰不小心把鹽巴灑到月兒心上
十五的夜，陰雨綿綿

■馬晨洋

故人

我傾注了所有的光來
來澆灌這顆黑暗的心
夜晚，我也捕捉月光
在飛蛾的翅膀下張開眼睛

當你靠近我
一顆會行走的樹
一條會行走的河
天空將它的禮物獻給我

我看見了你的影子
在蠟燭上燒焦，我看見了
你躲避著人們像你撒著的花束
你的雙手既能舞蹈又能靜止，擺在
身體的兩側

而此刻，我沒有力氣翻過山川
我沒有力氣向遠處丟著滿地的石子
我不會張皇失措又緘默與心
我燒著，燒著，燒著。用這光明和靈魂

他將風灌入

他將風灌入
離巢的蟻穴
而我的身體很輕
我從不用情緒和你對談

我看見另一個我
在你的身體裡
我看見我的父親
傾斜的未曾倒塌的岩石

第一次，我張開五指
站在你看不見的地方等候
路邊黑暗的樹叢上月亮升起
總有人將隱秘的痛苦藏在心底

你說話，吐著圓圈
你輕輕的退縮，成全了我的世界。
而我還能承認我所能看見的事實
我還能觀摩著人間，在我還有映像的生前

2018. 8.30 寄自新疆

■徐夢陽

凱旋門

穿越巴黎
像利箭射過地下道
我來到
拿破崙最風光的地方
上頭刻著
那些法蘭西的偉大人物
下面燒的
是永恆不滅的自由之火
搭著歐洲之星
一路從英國抵達法國
從滑鐵盧車站到凱旋門
彷彿倒轉歷史
而如今
科西嘉島
已無傳說的身影
騎著馬
揮著寶劍
訴說著那一年的英雄光輝
在凱旋門走過
耳邊響起陣陣交響曲
彷彿
英雄沒有離去

協和廣場

據說
那裡處決了無數的人
而夜晚
生人勿近
當年讀的歷史
三級會議猶言在耳
自由　平等　博愛
深記在心
廣場上的方尖碑
還是埃及的贈禮
就像數不清的寶貝
藏在羅浮宮
當成國寶
回不去了

■蔡可風

光　柱

兩道頂天立地的光柱
又點燃了
替代著那對姊妹高樓
領帶著三千潔淨的靈魂
扶搖往返太空
曼克頓南端的那片淨土
殷勤接待
十七年的人來人去匆匆
或許，是休戚相關的哀慟
或許，是悲天憫人的沉痛
或許，是溫故知新的雍容
或許，是循規蹈距的通融
或許，是獵奇遊覽的初衷
或許，是當年曾在大學校園
　　敲鑼打鼓喝采的昏庸
或許，是賓拉丁的走卒幫兇

方正的石池　不息的流水
罹難人的名字　往來者的腳蹤
貫穿著地球村內
存在著優劣不同品質的夢
光柱　下緣地，上懸空
支撐起精神價值的窮與通
民族的品格　存在的道義
全然體現在　人們
白晝的、黑夜的夢境企求之中

2018 年 911 晨

而廣場人來人往
也在市中心
訴說著另一段故事
活的歷史
走在這裡
就好像上一堂西洋史
一磚一瓦都有意義
就像廣場上人事物
深深的刻印在
歷史的痕跡

■老哈

行　囊

背上背包去旅行
卻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裡
也不知道該走那一條路
更不知道出發的時間
只是隨時準備著
背上的行囊
成了生命中的包袱

2018.6.20

題表兄王劍所贈無名畫

我看它十分順眼
你說它本屬一組系列
可東看西看
也覺得有點金雞獨立
或者說是離群索居
你禁不住兄弟我的堅持只得割愛
悻悻然還要照一張相
說是贈送儀式

帶回家掛在前廳我戲稱之為書房的牆上
卻再也看不出有什麼金雞獨立的感覺
說它是離群索居還是比較恰當
也許與空間比起來畫幅相對太小
可據說尺寸挺小的蒙娜麗莎
卻是每個去盧浮宮的遊客之所必觀
每天畫前總是人頭攢動
與老兄的無名畫之境遇可謂是天差地別

其實這與老兄的畫作並無多大的關係
兄弟我離群索居才是真實的寫照
上班回家每天兩點一線中規中矩
白首太玄一個人的生命實在是太短
老兄的大作靜靜地掛在牆上
除兄弟外沒有任何其它人來看
也許它高高在上並不在意世人作何感想
但兄弟我堅持認定自己獨具慧眼

2018.8.14

■田園

裂　變

思想湧動波瀾，
內心的鱗片漲滿殷紅的色素。

情緒紮得很緊，
背倚大地，
不想拒絕洶湧的陳述。

秋天走來，
穿透我的胸膛。
思想走火，
超越故人的剛強。
靈魂出竅，
背上的行囊有山歌和農諺。

秋蟬唱盡繁華，
心事是行走的拐杖。
敲碎頑石，
心裡也已裂痕斑斑。

夕陽與風置身事外，
粗獷的雷聲原來也可以暖暖落幕。

山巒速寫或想像，
高樹撐彎了天空，
忘記奔馳的寶馬，
煽動瀟瀟而起的風雲。

2018/08/14

■閆明秀

看　見

黑暗中，我看見風
吹過大地的喉嚨
我看見月光
流過歲月的河面
在夢的中游
我看見愛
像雨滴水
浸在彼此的心窩
我看見民謠
掛在海枯石爛的詞彙上
閃著椎心的光芒

風

風很小
吹過如鏡的湖面
微微抖動的是倒映的群山

風很大
吹過兩條路的交匯處
不動的是沉默的世界

感　悟

抬眼窗外
我看見一隻鳥飛過院畔
在一棵梧桐樹上
喚走了另一隻鳥

這多像人生啊
好運逝去的時候
往往也會把厄運
一起帶走
只留下天大地大的世界
讓明天的花朵
肆意盛開

2018 年寄自陝西

■魏鵬展

彎曲了的戒指

金戒指已彎曲
變形
紋理間，有污漬
經歷苦辣
夾雜甜酸
或者浸染於
莫名其妙的味道
戴在
無名指
偶爾
指腹微痛
輕輕一抹
我還能看到
名字的
清晰
名字旁
還有年月日

2018 年 7 月 28 下午

我知道努力可以把字寫好

端坐　提筆
挺胸　正視
小手雖無力
錯了　擦去
又重寫
我知道
努力
可以把字寫好
手指不夠長
可以補位
不怕誤音
只要一試
再試
耳中的旋律
就是
心中的節拍

2018 年 8 月 29 夜

■童童

愚　蠢

現在，我很難再次相信
灰喜鵲，在黑暗世界
突出了肩部和腹部的一些白色，
叫聲響亮。
現在夜會沉默
半掩之門
一個小的缺點
切斷自身陰影
（你在昨日醉了
將身體扔向空無的雲層，並無矛盾
你認為信仰的最終去處。）
現在，你認為報紙寄到了西岸
有人接收你的信
你將側面與愚蠢都寫在信裡
回想，事物不存在的解鎖密碼
潮水推向戶外的、忽略與親近的
當然，你如何評價？
任意一次旅行抵達之處
你空如倦鳥歸——
意志永不消亡。

抑　鬱

“很高興再次聽到你的消息。”
——ZP 在某賓館縱身躍下
誰想到他的極限
是的，他是商界名人
我只是在平凡裡，途經他的臥室
“我知道你在未知的海上航行。”
他的臥室裡，“紐蘭特・阿徹：那
表明你想讓我這樣做。”
我們現實的 AF 品牌
我知道他睡著了
漂流瓶的主人
想像愛情的人
一動不動的靈魂
“他應該，到處去旅行。”
凸顯的怪圈，一個喧囂的靈魂
他去了何處？

■婉冰

尼亞加拉大瀑布

吸引環宇湧至的男女
僅想聆聽如此澎拜的聲音
驚醒沉睡迷離
妳以無限廣寬度量
納千水萬山傾瀉

妳猶勝慈母胸襟
歡呼擁抱兒孫的投懷
那純真潔淨面容
讓紅塵俗客傾慕　爭看
滔滔水幕無休止急急流去

頓悟昨日已難留
回首腳印已被凌亂
是我抑你總該有甜美點滴
不忍抹去慈激濺濕臉龐
匆匆過客留取永恒記憶

後記：六月廿七日心水與我、皆長女美詩與孫兒李強，由順瓊表姐陪同、陳榮姨甥開車從多倫多市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觀賞；見飛布怒吼沖瀉、水珠噴濺濕體，聲如萬馬齊奔，身心震撼有感。

2018 年 7 月 19 日仲冬於墨爾本

境　遇

境遇，室內的抽象漆畫
女人抱著男人，深情與痛。

假若你偶然讀懂陌生人的眼睛
我寧願，去一個叫 T 島的地方
我想寫作，想與路人寒暄
想在終點的車站下車，蹲下
傾聽雛菊漫山遍野的各種心甘情願。

2018 年寄自荷蘭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⑥ ◎張耳 譯

唯一能拯救美國的事

有什麼是中心嗎？
原野上突然飛來的果園
都市森林，土鄉土色的莊園，齊膝小丘？
都被稱作中心？
榆樹林，阿德考克角落，故事書農場？
當它們同時湧上視平線
爭搶著擠進已經看夠了的眼睛
謝謝，不要了謝謝。
它們出場像景緻摻雜了黑暗
潮濕的平原，擁擠過剩的郊區，
自以為榮的市政，默默無聞的市民。

這些與我心目中的美國連在一起
但能量果汁在其他地方。
今天早上我走出你的房間
早飯後，被前後打量的目光
交叉綁住，向後是光
向前是不熟悉的光，
這到底是由於我們的行為，或者
材料，生活的材料，大家生命的材料
我們不停地斤斤計較？
一種很快會忘掉的情緒
在交錯的光樑之間，下城涼爽的陰影
在這個早晨再次抓住我們?

我知道我編入太多我自己
對事情一瞬即過的觀點，隨想隨寫。
它們是我的隱私，永遠是。
那麼到哪兒去找事情私密的轉機
注定要像金鐘轟鳴
從最高的鐘樓響徹全城?
那些讓我撞上的種種怪事，我告訴你
你能馬上明白我的意思？
是哪個有彎彎曲曲小路抵達的果園
把它們藏起來？這些根莖在哪裡？
正是這些包塊和考驗
告訴我們是否會成名
我們的命運能否成為楷模，像個明星。
剩下的就是等待
那封永遠不到達的信，
一天又一天，惱怒
直到你終於把它撕開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兩截信封躺在盤中。
信息很睿智，似乎
口授於很久以前
它的真實性不受時代限制，可它的時代
還沒到來，警示危險，和有限幾步
可以對抗危險的招數
現在和將來，在涼爽的院子，
在鄉下安靜的小房子裡，
我們鄉下的國家
圍著籬笆，街道蔭涼。

比爾頌

有些事情我們花太多的時間去做
以為做這事會有成果也理所當然。
我從一條路走出來乖乖地
進入一片翻耕過的玉米田。我的左邊，一群海鷗
來內陸度假。它們好像很關心我寫作的方式。

或，舉另外一個例子：上個月
我發誓要多寫。寫作是什麼？
嗯，依我看，是在紙上寫下
不，不是思想，而是，也許是些見解：
關於思想的的見解。思想是個太宏大的字眼。
見解好些，雖然見解也不能確切表達我的意思。
以後有一天我會解釋，但今天不。
我覺得好像有人給我縫了件夾克
我穿它出門遠足
出於對這個人的忠誠，雖然
周圍沒有人看，除了我
和我內心對自己模樣的想像。
穿這件衣服是一種責任也是享受
因為它吸引我，過分地吸引我。

一匹馬不尋常地站出
那片地。我真地接收了
這個景象？它是我的？我已經擁有了它？
而其他那些景象，不被注意也沒有記錄
蕩著時間漫長而鬆弛的弧線
所有被忘記的春天，被丟棄的石子
以前聽過的歌都後來淡出光圈
被日常淹沒？它慢慢走開，
仰天長嘶，一個徘徊的
問題。它（，）我們也能犧牲
為了最終的進步，我們必須，我們必須向前走。

以上 2 首選自《凸面鏡裡的自畫像》，維京出版社，1975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白水河 $100 支持

德詩中譯

◎岩子

致觀眾 An das Publikum

庫爾特・圖考斯基

（Kurt Tucholsky）

啊，至高至尊的觀眾，
告訴我：你是否真的如此昏庸，
像寡頭們天天
敘道的那般？
所有的大屁股經理
都說：“讀者就好這一口！”
所有的製片商都說：“沒法子，
觀眾就稀罕這甜蜜蜜！”
所有的出版商都一面聳肩一面訴苦：
“唉，好書無銷路呃！”
告訴我，至高至尊的觀眾：
莫非你真的如此昏庸？

你的昏庸弄得報紙從早到晚
愈來愈沒了內容：
惟恐傷了某人神經，
惟恐民眾被蠱惑煽動，
惟恐張三或李四
要挾退訂，
惟恐末了從多如牛毛的
社團裡跳出來一個
非難，抗議，
示威，起訴……
告訴我，至尊至高的觀眾：
莫非你真的如此昏庸？

倘真如此……
這個時代呵
便難免平庸的厄運。
你有一個消化不良的胃囊？
你無法忍受真相？
你是一個只能消化軟飯出溜稀粥的家伙？
倘真如此……
那，那你只好繼續昏庸下去。

有關詩人：

庫爾特·圖考斯基(Kurt Tucholsky，1890-1935)，生於德國柏林一個猶太銀行家家庭。這位法學博士出身，後來皈依了基督教新教的著名德國作家和詩人生前活躍於《世界舞台》，是魏瑪共和國時期備受追捧，薪俸最高的新聞記者，政論家以及文學和戲劇評論家之一。圖考斯基筆鋒辛辣、睿智灑脫、是一位敢想、敢說、敢寫、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新聞鬥士和諷刺大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旅生涯使他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和左翼民主人士。“士兵，兇手也”——此一名句便出自圖考斯基之口。納粹政權得勢前夕，圖考斯基以筆當槍，將矛頭不遺餘力地指向希特勒以及日益膨脹的民族社會主義，以至於1933年國籍被開除，作品遭封禁。1935年，這位“最有才華”、身前身後飽受爭議，連猶太人也對他咬牙切齒的時評家，散文家，小說家和諷刺大師，不幸於哥德堡附近的辛達斯與世長辭。

譯者說詩：

圖考斯基是中國讀者不甚熟悉的20世紀德國文壇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德國他屬於中學生語文教科書必讀作家。譬如這首發表於1931年的〈致觀眾〉，就曾經在文理中學的畢業試卷上有過出現。從寫作時間來看，正值亂象叢生，隱患四伏的魏瑪共和國末期，其指向顯而易見是針對當時令人難以忍受的政治空氣和沉渣泛起的文化輿論界。詩人以調侃反詰式的口吻尖銳地提出了：誰之昏庸？是出版商和製片商們？還是讀者與觀眾們？誰是因？誰為果？抑或互為因果？而其答案不言自明，就在詩中……

普希金的晚年悲劇 ——還原真實的普希金之三

◎陳殿興

四、悲劇收場

我在〈普希金之死始末〉裏已說過：普希金是跟丹特斯決鬥，重傷不治死的。決鬥起因是普希金收到一封匿名信（〈綠帽稱號證書〉）。這封匿名信是誰寫的迄今未能調查清楚。

彼特拉科夫（*Николай Петаков.* Последняя иг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M., 2003)和科羅廖夫（ *Анатолий Королёв.* Гений и злодейство）以及其他一些學者不約而同地根據普希金無意之間流露出來的蛛絲馬跡以邏輯推理的方式證明了〈綠帽稱號證書〉是普希金自己編造自己分發的，目的是爲決鬥製造一個借口。現在我把他們的推論歸納如下。

他們的推論之一：尼古拉一世愛上納塔利婭。

1）1834年普希金提出申請，要辭職回農村，尼古拉一世大怒，不僅不允許，還要他撤回申請，而且還唆使憲兵司令本肯多夫當面警告他，唆使茹科夫斯基（皇太子的老師）也寫信怒斥他。對一個職位無足輕重的官吏的辭職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是反常的。潛臺詞就是尼古拉一世捨不得納塔利婭離開。

2）丹特斯爲了避免決鬥跟納塔利婭的姐姐結婚，也是尼古拉一世命令的（見尼古拉一世的女兒、符騰堡王國王后奧莉加・尼古拉耶夫娜《少女時代的夢》，轉引[*Петраков,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Пушкин целился в царя）。丹特斯信天主教跟信東正教的葉卡捷琳娜結婚必須征得東正教主教同意，葉卡捷琳娜是宮廷女官，要結婚必須皇后批準。這些手續辦得極快，幾天工夫就全辦妥了。學者懷疑背後有皇上暗中安排。

3） 普希金死後七年，納塔利婭懷孕，爲了加以掩飾，尼古拉一世命令蘭斯

科伊跟納塔利婭快速結婚，以掩飾其懷孕。婚禮前夜，沙皇大施恩寵：不僅任命蘭斯科伊爲近衛團團長（他本應到敖德薩去任職），還命令宮廷畫家加伊畫了一幀納塔利婭肖像放在該團的紀念冊上——這是史無前例的。

4）尼古拉一世死後發現在身上戴的頸飾裏鑲著納塔利婭的肖像。

推論之二：丹特斯追納塔利婭是給尼古拉一世打掩護。

丹特斯追納塔利婭是受到皇后的唆使——皇后爲了報復普希金沒有出席她的生日舞會，學者懷疑是尼古拉一世背後支使。納塔利婭真的愛上了這個瀟灑英俊而且頗有才氣的青年軍官，跟他調情，但沒有允許他親密接觸，學者認爲是尼古拉一世不允許。（見*Петраков,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Козаровецкий,* Последняя Иг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http://discut1837.narod.ru/01.htm**5**）

推論之三：普希金知道沙皇跟納塔利婭有染。

1）在 1833 年 10 月 11 日的信裏，普希金就告誡妻子“不要跟沙皇調情”。

2）1836 年 5 月 6 日他從莫斯科寫信給妻子說：“親愛的，這裏也有關於你的一些傳言；沒有全部傳到我的耳朵，因爲關於妻子的傳言，丈夫總是最後聽到，不過看得出來，你用調情和殘忍把一個什麼人弄得神魂顛倒，竟從劇團的女學生裏找了些人來聊以自慰。”信裏的“什麼人”指的就是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剛到過莫斯科，他在那裏曾常找一些芭蕾舞和歌劇女演員一起消磨時間。

3）1834 年普希金提出申請，要辭職回農村，目的就是要避開沙皇。

4）從〈綠帽稱號證書〉可以看出：綠帽子是沙皇給戴的。先看〈綠帽稱號證書〉：

綠帽稱號證書

綠帽騎士團一級團員、高級團員和綠帽光榮勛章獲得者在德高望重的大團長納雷什金閣下主持下在大會館舉行會議，一致選舉亞歷山大・普希金先生為綠帽騎士團副大團長和綠帽騎士團史官。特發此證

常務秘書、伯爵博爾赫

這封匿名信說綠帽騎士團大團長是納雷什金，而納雷什金的夫人是亞歷山大一世的情婦；選舉普希金作副大團長就是暗示普希金的夫人是尼古拉一世的情婦。

推論之四：普希金嫉恨丹特斯，找他做替罪羊。

普希金知道丹特斯跟納塔利婭沒有親密接觸，但納塔利婭真的愛上丹特斯，從來沒有這麼愛過任何人，包括普希金在內。因此普希金非常嫉恨丹特斯。普希金知道真正跟妻子有染的是尼古拉一世，但不能跟尼古拉一世決鬥，只好找丹特斯做替罪羊。

推論之五：普希金僞造〈綠帽稱號證書〉。

爲什麼說這封匿名信是普希金僞造的呢？

1）普希金知道別的作家造假，自己也是造假的能手。1836 年夏，索博列夫斯基給他講過法國作家梅里美把自己的作品《居士拉》（1827 年）托名“海辛斯・馬格拉諾維奇”僞稱譯自伊利里亞人的作品，他聽後大爲驚嘆：他也被騙了——他曾把這部作品譯成俄文，改名爲《西斯拉夫之歌》。他自己也於 1837 年 1 月初假托伏爾泰之名寫了一篇〈Последний из свойственников Иоанны д'Арк〉（〈貞德最後一個親屬〉，載俄文 1949 年版《普希金全集》第 7 卷）。

2）只有普希金肯寫這樣的匿名信。這封匿名信落款是常務秘書、伯爵博爾赫。伯爵博爾赫是什麼人呢？普希金在去決鬥的路上跟決鬥陪同丹扎斯逢到博爾赫和妻子坐馬車路過，說：“瞧這兩個模範家庭……妻子跟車夫睡，丈夫跟前導馬馭手睡。”把博爾赫安排爲常務秘書，就是諷刺亞歷山大一世夫婦和尼古拉一世夫婦。這樣誣蔑兩代皇家名譽的匿名信一旦被秘密警察查出來，罪就大了——因爲涉及皇室聲譽。除了普希金，誰也不肯惹這個麻煩。

3）匿名信是用漂亮的法文印刷體寫的，上流社會都精通法文，根本用不著再用俄文在背面寫上普希金的名字。可是寫匿名信的人卻在背面寫上普希金的俄文名字АЛЕКСАНДРИ СЕЕРГЕИЧУ ПУШКИНУ——而且把АЛЕКСАНДРУ的У錯寫成И，以顯示這封匿名信是外國人寫的，因爲普希金可能覺得只是信紙是外國產的，還不足以證明是黑克倫寫的。然而寫錯一次是可能的，不能幾次全寫錯同一個字母，然後再一一改過來。已看到的兩封信全是這麼改的——可以推論收回來的其餘幾封信可能也是這麼寫錯這麼改的。收回來的信全被普希金銷毀了。這兩封信是作爲指控黑克倫的“罪證”保存下來的。

4）懷疑匿名信是普希金寄出的。匿名信 一共發出去 6 封，全是發給普希金的好朋友的：著名歷史學家卡拉姆津的遺孀卡拉姆津娜，詩人維亞澤姆斯基伯爵，維耶利戈爾斯基伯爵，庫圖佐夫元帥的女兒希特羅沃，瓦西里奇科娃公爵夫人轉交詩人索洛古布伯爵（他住在她出租的住宅裏），羅塞特男爵。匿名信裝在兩層信封裏，外面信封上收信人寫的是普希金的這些好朋友的名字，裏面信封上收信人寫的是普希金的名字——以便收信人看完後轉寄給普希金。希特羅沃沒有拆開裏面的信封就把信寄給普希金了，羅塞特拆開看完就寄給普希金了，維耶利戈爾斯基伯爵晚些時候把信交給了第三廳去調查，卡拉姆津娜和維亞澤姆斯基伯爵把信乾脆銷毀了（彼特拉科夫說：維亞澤姆斯基伯爵把自己的一份附在普希金死後寫給米哈伊爾・帕夫洛維奇公爵的信裡了），索洛古布伯爵拿著信直接找普希金來了——普希金當著他的面兒把信撕了。這樣，寄出去的信上午大半已經銷毀了，而且能看到的人寥寥無幾，但是都知道普希金受到了侮辱。學者懷疑信是普希金發的，理由有以下三條：

1.如果是普希金的敵人發的話，不會只發給普希金的好朋友，應該發給普希金的敵人，這樣才能達到擴散的目的。

2.收信人都是四五十歲、年高德劭的人，只有羅塞特男爵二十六歲，索洛古布伯爵二十二歲。爲什麼普希金要發給這兩個年輕人？因爲他們都不喜歡丹特

斯，非常崇拜普希金，而且火氣旺，普希金打算請他們擔任決鬥陪同，而且後來當普希金請他們擔任決鬥陪同時，他們果然都毫不退縮——雖然決鬥陪同是要被處以絞刑的：羅塞特男爵表示可以到決鬥現場當陪同，但不能參與起草文件。普希金最後選定索洛古布伯爵當決鬥陪同（這裏指的是 1836 年 11 月那次決鬥——這次決鬥後來被普希金撤銷了）。

3.這些人的住址，發信人非常清楚，連住在幾層樓、上樓梯拐幾個彎都知道。發信人一定常到這些人的家裏去。

5）從談到〈綠帽稱號證書〉的三封信看〈綠帽稱號證書〉是普希金製造的決鬥借口。

在接到匿名信以後，普希金寫了三封談到〈綠帽稱號證書〉的信。一封是 11 月 21 日寫給本肯多夫的，裏面說：“11 月 4 日早晨我接到了三份侮辱我的名譽和我妻子的名譽的匿名信，根據紙質、文筆和寫法，我第一分鐘就明白了，它是出自一個外國人、一個上流社會的人、一個外交官之手。”這封信沒有發，只給茹科夫斯基看過。一封是 1836 年 11 月 17—21 日寫給黑克倫的，信裏面說：“從散發的十來封匿名信中，我收到了三封。匿名信寫得極不小心，我一眼就看出了作者的馬腳。我不用再費腦筋，我相信會找到這個壞蛋。實際上用了不到三天時間就調查清楚，已經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了。”這封信也沒有發。這裏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兩封信在調查匿名信作者時間上說法不一致：前一封信說“我第一分鐘就明白了”，第二封信則說“實際上用了不到三天時間就調查清楚”；二是這兩封信後來都沒有發，可見他原來打算指控黑克倫是匿名信的作者，後來取銷了。旁證：在決鬥前夜（1837 年 1 月 26 日）寫給黑克倫的信，開頭一段就說明匿名信不是決鬥的起因：“請允許我首先總結一下不久前發生的事情。您的兒子的行爲，我早就完全清楚，我不能漠不關心，但我只是滿足於做一個觀察者的角色，認爲時機適當時再加以干預。現在發生的這件事換個別的任何時候都會使我極不愉快，但這時發生卻非常及時地使我擺脫了困境：我收到了幾封匿名信。我看時機已到，便加以利用。”從信裏可以看出，他早就想決鬥，只是沒有理由。現在收到了匿名信，要加以利用。普希金早就想決鬥，科羅廖夫舉了一個旁證——普希金生平編年史記載：“1836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普希金在英商尼克爾斯和普林克商店買了一根手杖。發票 65 盧布。”他說這件事很值得重視。人們都知道，普希金青年時代在南俄流放時爲了隨時準備跟人決鬥，經常練射擊，平時要用手杖的重量鍛煉腕力，以便用手槍射擊時手不顫。分發匿名信前兩個星期買英國手杖，就說明他又恢復了青年時代的習慣，已暗暗地開始鍛煉腕力，準備決鬥了。亞歷山大・科斯京也認爲普希金在這年 8-9 月已在這時決定找丹特斯決鬥了（見他的Тайна болезни и смерти Пушкина .p.38）。但當時普希金沒有找到借口。於是就有了後來的匿名信。

推論之六：結論。

綜上所訴，四個當事人，三個都不喜歡決鬥：尼古拉一世會因此失去納塔利婭，納塔利婭會因此離開彼得堡去農村，丹特斯和黑克倫會因此毀掉在俄國的前程。唯一想要決鬥的是普希金，他要用決鬥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爲他已不堪家庭、債務和疾病的折磨，同時也要用死來捍衛自己的名譽，報復沙皇。因此，他假造了匿名信，而且規定了你死我活的決鬥條款（雙方距離 20 步，各離分界線 10 步。向分界線邁近過程中，隨時可以開槍)。

五、結束語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還有幾句話，需要在這裏說一說。

1)迫使普希金走上棄世道路的原因有三個，即不成功的婚姻，債務和疾病——捍衛自己的和妻子的名譽，是由妻子的行爲引起的，因此不單列一項。我贊同一些專家的分析，這三個原因不是不可克服的。1834 年普希金的辭職申請，如果當時尼古拉一世批准的話，回到農村，普希金的家庭負擔會大大減輕，妻子可以免受騷擾，病情和心情也都會隨著得到改善，以普希金的天賦和能力完全能夠創造一個安逸幸福的生活環境，安心寫作，還清債務。可是尼古拉一世不允許他離開彼得堡，因爲他捨不得納塔利婭離開。因此殺害普希金的真正兇手是尼古拉一世。普希金在決鬥中槍口表面上是對著丹特斯，實際上是對著尼古拉一世。彼得拉科夫院士有一部研究這個問題的專著，書名就叫做《普希金的槍口對著沙皇》(*Петраков,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Пушкин целился в царя)。

2) 上文只講到普希金爲什麼需要決鬥，沒有講決鬥。普希金曾兩次提出過決鬥要求。第 1 次是 1836 年 11 月 4 日收到匿名信以後，後來因丹特斯跟他的大姨子結婚而被迫取消了；第 2 次是 1836
年 1 月 27 日，普希金在這次決鬥中重傷不治辭世。兩次決鬥前後以及最後一次決鬥中間還有許多值得介紹給中國讀者的情節，本文限於篇幅沒有涉及。這方面，普希金的同時代人有很多回憶文章，俄國普希金專家也有很多專著研究。研究的頗爲詳盡，甚至連決鬥雙方談定的決鬥條款以及雙方射擊的子彈彈道都發掘出來了。需要介紹給讀者的資訊實在太多了。我自當盡力而爲，同時也希望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來完成這一有意義的工作。

參考書目：

1）*Кос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Тайна болезни и смерти Пушкина . (https://litlife.club br/?b=210659&p=1）

2）*Козаровецкий, Владимир* .Тайна Пушкина. «Диплом рогоносца» и другие мистификации .

3）*Петраков,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Последняя иг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M., 2003 .

4)*Петраков,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Козаровец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Последняя иг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http:// discut1837.narod.ru/01.htm5)

5)*Анатолий Королёв* . ТАЙНА РОКОВОГО ДИПЛОМА.（http:// discut1837.narod.ru/04.htm.

6）Что стояло за роковой дуэлью Пушкина и Дантеса? https://ria.ru/ culture/20070210/60498115.htm

（續完）

我寧為我

——懷念商禽

◎向明

已故詩人商禽是我們一同寫詩的老朋友，每次見到他，我總會想到另一個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會覺得他像英國十九世紀浪漫詩人拜倫，也許你不會同意，他應該是像魯迅，尤其他偶爾留鬍鬚的那幅憂鬱像，他又寫過和魯迅一樣知名的“散文詩”。當然他也像魯迅，但我首先要說他像拜倫，如果你看過商禽走路，走得那麼慢，那麼舉步維艱，便知他和拜倫一樣都是平腳板，也就是學名的“扁平足”。他和拜倫是同一類形的人，除了都寫詩，寫得極有名，而且也“同病”。扁平足是一種天生的腳部畸形。我們正常人的腳板都是凹凸有致，那塊地方鼓起來用來著力，那塊地方凹下去走來有彈性，都是一定的，只有扁平足的整個腳底一塊平板，腳一踩下去，身體的重量都全壓在上面，連想踮起腳尖向前走動都很僵硬，就像穿上一雙硬梆梆的木屐，所以拜倫走起路來有點像跛子那樣費力。

據說就是因爲腳不正常，拜倫的母親在發脾氣的時候，會破口罵他“你這個跛子，乾脆早死算啦。”接著就拳打腳踢，甚至用壁爐的火鉗朝拜倫擲去。拜倫痛苦異常，最難堪的一次遭遇是，有一天拜倫和朋友在街上閒逛，無意中看到一位面貌皎好的阻街女郎，他的憐香惜玉的本性發作，掏了幾塊錢給那年輕女子，沒想到那女子竟然推開他的手拒絕接受。這還不算什麼，那女子居然學拜倫一跛一跛走路的樣子大笑，使拜倫尷尬得說不出話來。商禽雖然也是扁平足，但沒有拜倫那麼倒楣，由於深知不良於行，他總是不慍不火的埋首在詩文中，早年還在社區中打打乒乓球，活動筋骨，但到近些年他得了柏金森症，每天到了一定時間手腳會抖動，這樣他更少出門了。除了偶爾和他的詩畫界老友楚戈，辛鬱等，打幾圈麻將，他說這也是一種運動，手腦運動，而且每打必贏，可能是與他另一絕技，會“用腳思想”有關，大概這也是上帝對他的扁平足的一種補償。（商禽有本暢銷詩集《用腳思想》）

現在再說商禽也像魯迅，說商禽像魯迅的第一個人是瘂弦，他曾發表過一篇論文說商禽是魯迅的傳人，商禽的散文詩曾受到魯迅《野草》的影響。我曾在論文講評時發表過不太同意的謬論，我認爲魯迅的散文詩是他那種犀利雜文的變調，魯迅自己自嘲說“就算是散文詩吧！”魯迅本來最討厭新詩，尤其徐志摩等新月派詩人。他說他是爲當時詩壇寂寞敲邊鼓而寫下這些短文的，而商禽的散文詩則真正寫出了散文詩應有的規格，雖不分行，卻仍是詩，保有詩的嚴緊、含蓄、精煉。商禽在某年春節爲一家副刊寫的〈我愛野草〉短文中說，他是在民國三十四年秋天被一軍閥部隊羈留時，讀到《野草》的，初期讀時覺得有些茫然不解，但很喜歡，但這本《野草》卻在後來的行軍途中遺失，從此一直到臺灣，他再也沒見過《野草》。直到七 0年代寫詩時，寫了一首〈冷藏的火把〉，他印象中好像與魯迅《野草》集中的一首詩〈死火〉意象相仿，曾經一度放棄。直到後來他又讀到《野草》，將他的〈冷藏的火把〉和〈死火〉對照，才發現兩詩表現手法大不相像，乃將之收入在《用腳思想》詩集中。但外面卻把他視爲魯迅的後繼者看待。商禽在此文的結尾時只承認《野草》對他寫詩有深遠的影響，所以說硬要指商禽像魯迅只是因爲他們都寫散文詩，倒不如說他和拜倫同爲扁平足來得真切。

其實說某某人像某某人，尤其說像某某名人，這樣對他是不夠尊敬的。有點像說他在學某某人，或模仿某某人的意思。一次現成的教訓是，名版畫家陳庭詩在世時，一次他開作品發表會，有板畫，有書法，有壓克力油畫，還有他後期推出的鐵雕。有某位自認詩畫兼擅的評家一边看陳氏的畫，一边說陳庭詩是畢卡索再世，一下又說他的書法像王羲之，至於鐵雕則說他是米蓋朗基羅的傳人。陳庭詩既聾且啞，我在他旁邊用筆傳譯給他看，他直搖頭，最後寫下四個字給我看，這四字是大大的“我寧爲我”。我想我在這裡饒了半天舌，商禽必定也會以“我寧爲我”回敬我吧。

*　　*

去北大開會前後六天，回台前一天（六月廿九日）下午正和在北京的中醫世侄聚會，他爲我這把老骨頭把脈，看舌胎，突然手機在響，我聽聲音是張拓蕪從臺北打來的，嚇了一跳，心想拓蕪沒重要事，不會來長途電話。我說我現在人在北京，有事嗎？拓蕪和我同歲，早就相約七月共做生日，誰知他一聽，便說“沒事，沒事、你回來再聊。”我心裡一直嘀咕，今天（三十日）下午回到台北丟下行李便去電話問他，他說商禽走了，我想告訴你一聲，聽說你在北京便不想讓你傷心了。老友而今又走一個確實令人不忍。去年初他的柏金森症因藥物副作用過重，影響到自律神經，嚴重到不停喃喃自語，所說都是一些當年的白色恐怖遭遇，我和周公（夢蝶）及曹介直去看他，他都不認識我們，且把我們看成是去害他的人，便知事態之嚴重了。後來改用其他藥物，身體總算好轉，且爲次女完成了婚事，我們認爲他應已回到正常的身體狀態，誰知仍逃不脫惡毒的噩運。我和商禽從不同屬一個詩社，但他和我的老師覃子豪都是四川人，且都自承是少數民族之後，早年便即非常熟稔。老來也常惺惺相惜的來往。他是一個我打心底即非常敬佩的同輩詩人，尤其他詩中利用超感所呈現的對現實的批判力道，是無人能及的。人都道他是一個超現實主義的詩人，卻不知他的詩無一不是殘酷現實給與他的靈感。現在，像他這樣的詩風怕已成絕響了。前面那段文字是早就寫定，收在我於2006年出版的《詩中天地寬》一書中，原名爲〈我寧爲我〉。海內外研究商禽的人都曾來找這篇短文作爲參考。

今天（2018/8/20）又有人提到商禽，我想我知道的這些可以爲他的生平補白。

詩人檔案

薩特與謝奈

◎劉耀中

法人薩特（1905-1980）是世界文化生活中的存在主義首倡者，他寫的小說、劇本和論文皆是強調個人的存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藝術戰略來說服人心。從二戰結束到現在對他來說是他的政治、文學、哲學的戰場，因爲他是代表西方的文化人，他最後的目標就是面對中國的文化了。

薩特認爲人的最高理想是要達到絕對的自由。那麼，他應該是個詩人，可是他長篇大論地寫哲學、小說等等，筆者知道的僅只是一首很短的詩，在他死後才於其日記內發現的：

我只有在自由中才感舒適，在那裡，我擺脫了一切事物，擺脫掉我自身……

我是自豪的和半透明的醉意正濃的飄渺虛無，……

或許，這

也就是我想要佔有的那個世界本身。

——摘自台灣東吳大學高宣揚教授著《西方思想家論中國》，正中書局 1993 年）

薩特早年喪父，由外祖父撫養成人，大學畢業後任哲學教師，二戰時入伍後被俘，返家後開始寫作，出版《惡心》《想像力》《想像力的現象心理學》等書，成功地運用現象哲學。他的鉅著《存在與虛無》就是反抗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時間論哲學，他認爲德國希特勒所意識到納粹黨時代就是“虛無”的！存在就是人道主義。在他的個人主義中，是把存在區分爲兩類：“自在的存在”和“自爲的存在”是超越現象的。他的名言有“畏”（Angst）、“自欺”（Bad faith）、“他者是我的地獄”中於“自由”的渴望，他痛恨規定性的事物，尤其是各種權力。他一直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因此他發自自己內心有很多情結：他只有五英呎高度，卑劣的情結，即使他追求西蒙・德博娃，但二人並非夫妻，只是哲學論戰中的戰友而已。享樂主義情結使他頹廢，犬儒主義使他什麼都不要，以 Neti，Neti 之非非情結來批判。所以他在 1950 年代寫了好幾部書：《自由之路》、《存在主義乃人道主義》、《可敬的妓女》、《骯髒的手》。在那時他認識了一個名叫謝奈的犯罪人，是一個被社會遺棄者而成爲卡繆荒誕派戲劇家，作品有：《玫瑰花的奇蹟》、《偷兒日記》、《百花聖母》。他的才華引起科克托（Jean Cocteau）、薩特和西蒙・德博娃等人的同情，而代他上書法國總統才得到寬待。此後的一部小說《葬禮》與戲劇《死囚看守人》繼續以監獄生活爲題，《女僕》寫人個性的複雜，他成了荒謬和荒誕劇的一個大師。後來則有：《陽台》、《黑人》等劇。

謝奈（Genet, 1910-1980）是個同性戀者、叛逆的極端無政府主義者，薩特欣賞他的文學天才（他也是金斯堡的偶像），並認爲謝奈的全部作品乃一套史詩，可以與荷馬，古希臘詩人的《奧德賽》相比。薩特的介紹文章〈聖謝奈，演員和殉道者〉把謝奈追求和自我菲薄比作聖徒行爲。光是讀書引言薩特就寫了六百頁紙，卻只有二十五頁是謝奈的文章。謝奈影響薩特的生活和憎恨卜滋華生活更甚。儘管他們的生活和世界觀不必如何，他們的作品皆是散文詩作。

在中國期間，十月一日國慶晚上，在天安門國慶宴會之夜，五彩的焰光，外國客人與北京眾人一起跳舞狂歡……薩特、德博娃、杜卡斯的學生聶耳、鄧小平、周恩來、陳毅、李先念、李富春、鄧穎超、冼星海、巴金等人談法國文化並與陳毅用法語談《可敬的妓女》……那時薩特剛剛出版了他的新作劇本《涅克拉索夫》，他發現中國人很禮貌地表示感興趣，然後談論其他的文化，如美食等。

薩特在中國廣場閱兵觀禮台上不時轉臉眺望天安門城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宋慶齡等人並頻頻向人民揮手致意，他成了一個中國朋友親密地支持她維護她，不論在越戰、文革和法國發生的五月暴風學生運動。但是薩特無法擺脫他的笛卡兒“我思”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後來帶給他中國學者的批評。

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同諾斯替派有密切關係。兩者有下述共同點：一、均無教條，並均注重靈力。二、以“人”爲主體，並反對集體下意識行爲。三、均反對群眾公認的現實，而強調個人內在的事實。四、看到世界上還有其他的實存的事物，如個人的內在變化，以迎合那內在的真實，均注重真實性的生活。五、皆有深奧的心理學知識，雖然他們不否定事物的存在，但真實的存在是內在的“自有”。

西方的哲學自從蘇格拉底之後，都注重物質主義，將存在的主體（人）漸漸疏忽，終至拋棄。烏托邦思想、達爾文主義都是向外的（Extraverted）。近代以生產爲目標的機器時代，也慢慢取人而代之。換言之，將“人”吞噬了。同時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人”，又漸漸的脫離了各種學科；科技成了人崇拜的偶像，終而產生了異化的苦惱。而且這種苦惱與日益增，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存在於世界上的事物物，越來越複雜，人的精神也越來越無法負荷，更無法加以紓解。存在主義和諾斯替教思想的核心都在追求真實的創造性。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上期筆記略略談到了“散文詩”，其中要釐清的問題頗多，我們不妨適當的每期都來探討一下，當然更歡迎有興趣的詩友們來稿參與。“散文詩”之所以長期被人誤解成“散文＋詩”的原因，自然是其命名易於望文生義；也與“散文”作為一種“文學範疇內非韻文作品”的文學形式，和以“散文”作為一種“創作工具”的概念混淆之故。其實“散文詩”不過就是以散文作為工具寫成的詩，與其他“詩”有相同的美學元素，和把詩寫好的要求。不同的是其運用了許多具普通語法結構的口語、不講究音韻排比、沒有任何束縛的文字。而正因為這種“鬆散”文字帶來的自由，散文詩通常長於敘述，詩思表達較為圓滿，內容描述較為細緻。

然而詩畢竟是一門藝術，散文詩也罷，時下流行的口語詩也罷，有兩個主要誤區：一是“亮麗辭藻砌成的美文並不代表散文詩”；二是“口語並不代表白話文”。將辭句裝飾漂亮不分行的文字當作散文詩，或將說話分行當作詩，同是將詩貶為文學之外的無知行為！我們現在用的白話文，雖說基於口語，但應用到創作上仍是有所分別的。沒有取捨不能避免絮碎繁冗、俗不可耐，過份修飾卻又忸怩作態、弄巧反拙，方寸如何拿捏、適當地表達乃詩的基本要求，更是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的原因。說話尚需技巧，塗鴉還要懂得分辨顏色，詩又豈能毫無藝術處理，只依賴一些生活點滴、靈感的素材而直接噴發？讀者責難的不是口語或散文寫詩的非，而是詩人寫的不是詩，有意無意地以魚目混珠之是！

本刊歡迎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特色的詩輯，有意組稿者請先電郵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免費瀏覽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 nworldedit@hotmail. com 索取。

詩訊

8月初台灣詩人方明到訪南加，與詩友秋原、黎啟鏗、陳銘華等見面，詩人荷野也專程從芝加哥趕來，相聚甚歡。

詩人葉維廉新著《荒原》·艾略特詩的藝術經於2018年05月由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詩人李立柏詩集《字跡的弧度和曲折》，經於2018年7月由台北詩藝文公司出版。

詩人羅青當代書法展8月3日- 9月11日在台北99度藝術中心展出；畫展亦於8月3日-9月30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展出；另有畫作於9月28日-9月30日在芝加哥展出。

羅馬尼亞第27屆薩圖馬雷國際詩節在2018年9月20日舉行開幕，來自世界各國的近100位詩人參加。詩人北塔與會後，隨即率中國代表團前往匈牙利布達佩斯參加9月24日的匈牙利——中國詩歌文化雙邊交流會。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售　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售　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　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售　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　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　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售　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售　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售　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八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 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 Vizio，買三星，買 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 Dell，買 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